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儀禮小疏卷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楊爾中

儀禮小疏卷四

吳江沈彤撰

喪服

斬衰裳苴絰杖

疏引閒傳云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内見諸外　首其内之苴本作首　首如首實之首謂發出之也文引喪服四制云苴衰不補則衰裳亦同苴矣愚謂不言

苴而言斬者斬之義重於苴且苴絰之文即在衰裳之下苴亦可上統衰裳也

左本在下

詳見士喪禮注

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

敖曰童子與婦人皆謂非主者

疏此童子謂庶童子案問喪云童子當室則免而杖

謂適子也則此為庶童子矣　愚謂包女子子言按

小記云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鄭云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一人杖謂長女也然則非長女不杖且有男昆弟主喪者則女子子皆不杖矣不能病以稚弱不能致哀故

疏引雜記云童子哭不依不踊不杖不菲不廬注云未成人者不能備禮也此獨云不杖餘不言者以上下皆釋杖故也其實直有哀裳絰帶而已

楊氏圖云不杖者蓋婦人不皆杖非不杖也

問婦人何以不杖者承上文言婦人則成人矣雖非主而宜杖故問也

此婦人謂異姓來嫁之婦人按喪大記君之喪夫人世婦杖大夫之喪主婦杖士之喪婦人皆杖然則婦人皆杖者惟士之喪耳若大夫之喪則主婦而外有不杖者矣君之喪則夫人世婦而外有不杖者矣凡此不杖者愚皆疏故曰不能病

條屬右縫

敖說與鄭絕異敖似與本文合但屬字尚直就纓說

言用纓一條而連屬明別于吉冠之兩條也　敖縫

綴于武之左邊句左字誤當作右　內以下端鄉上

句內字疑則字之譌

居倚廬寢苫枕塊

俱見既夕記注

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

不食恐滅性食猶節之

為人後者

雷氏曰此文下不云為所後之父者以或後祖父或後曾高祖其人不定故也

布總箭笄髽衰三年

鄭云髽露紒也猶男子之括髮斬衰括髮以麻則髽亦用麻以麻者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幓頭焉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𣲖云髽者露紒之名也此主言成服以後之禮然當髽

者自小斂之時則然矣故士喪禮卒斂婦人髽于室自此以至終喪不變也彤謂鄭以斬衰婦人之髽猶男子之髻髮又引小記男子免而婦人髽以髽對免則為齊衰婦人之髽斬衰之髽以麻齊衰之髽以布二髽形制並若幓頭要其實皆未成服之髽耳此經主成服以後言則布總箭笄以髽終三年而不變又一髽也鄭欲以成服之髽等之于未成服之髽豈不思髽以麻布為其無笄總而代之也麻布代笄總而不代纚纚韜髮

以為飾可去也笄總以安紒而束髮不可去也故不笄總第在成服之前而纚則終喪無之既布總箭笄以髽矣又安用麻布之幓頭耶敖第言露紒之終喪不變而不言成服前後所加于髽者之殊蓋不以加麻布為然也將何以飾喪而約髮乎誤矣三髽之説發於皇氏頗得經意故本疏用之具詳載小記孔疏但云齊衰期以下初喪之髽無布則非至齊衰期成服之髽布總榛笄又自為一蓋實四髽而二種也

形按去纚而紒曰髽將斬衰者以麻如男子之髻髮將齊衰者以布如男子之免成服以後則布總箭笄以髽如男子之冠也謂成服猶用麻豈男子之成服亦以麻髻髮乎誤矣齊衰之髽葢布總榛笄

敖曰士喪禮曰婦人髽麻經結本亦婦人斬衰要經之異者經主言首服故畧之云斬衰與鄭異

子嫁反在父之室

此兼夫存歿言敖是正解鄭義亦當備葢遭父喪而

出者未除喪亦不得遽云歸宗也

父卒則為母

敖說是疏太泥

慈母如母傳

喪服小記曰為慈母後者為庶母可也為祖庶母可也　此解為慈母後之事而通其變言所謂為慈母後者有二為庶母無子已子無母而後之可也此即儀禮事為祖庶母無子已子無母而後之亦可也下二為

字皆去聲從陸氏釋文　此為後即鄭注為殤後所謂據

承之者是也傳曰為人後者為之子旣曰以為子則

亦可云為後矣固不妨實異而名同也亭林之說再

商之

然則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

報之也

傳以世叔父對昆弟之子而言也檀弓云兄弟之子

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以昆弟之子對已子而言也孔

云二文相兼乃備是也按本章下文云大夫之子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為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則世叔父母昆弟之子期之為報明矣傳義蓋本諸此

世母叔母何以亦期也以名服也

賈云二母是路人以來配世叔父而生母名則當隨世叔父而服之形謂世叔母雖疏于已母而親于他母既有母名宜有母實故服以父在為母之服方靈

臯之說得之見夫之昆弟之子節

昆弟

賈云此亦至親以期斷按喪服小記云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親之至者曰父子曰夫妻曰昆弟父子首足也夫妻牉合也昆弟四體也皆一體也則皆至親也故其本服皆以齊衰期由父而上之祖大功九月曾祖小功五月高祖緦麻三月是為上殺由子而下之孫大功曾孫小功玄

孫緦是為下殺由昆弟而推之從父昆弟大功從祖昆弟小功族昆弟緦由父而推之世叔父大功從父小功族父緦由祖而推之從祖小功族祖緦由曾祖而推之族曾祖緦由子而推之昆弟之子大功從父昆弟之子小功從祖昆弟之子緦由孫而推之昆弟之孫小功從父昆弟之孫緦由曾孫而推之昆弟之曾孫緦是為旁殺凡上殺下殺旁殺之服有正有加而此則皆其正服聖人以此為未足以盡親親之道

也則于其至親之尊者重者而加隆焉又推至親之心以加于其上下旁之可加者焉故于父則斬衰三年于祖則齊衰期于曾祖則齊衰三月于適子則斬衰三年于適孫則齊衰期于世叔父則齊衰期于昆弟之子則齊衰期妻之于夫則斬衰三年凡此者皆為加服既加則為正矣故加服亦謂之正服而其所未加者則稱本服所加之正服後人亦間有稱本服者以對他所加降者言也昆弟雖至親而非至尊與至重以期斷足矣故服其本

服而無所加凡旁親自世叔父昆弟之子而外皆無所加于本服與昆弟同

昆弟之子　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

鄭曰檀弓曰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盖引而進之

按凡旁親卑屬之服皆報也惟昆弟之子同于己子故又有引而進之之義

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

父不敢以己之尊而降其適子亦安敢以襲父之貴

而降其適昆弟子此皆聖人因人情制禮之精義大夫之適子為妻傳與此同意

適孫

鄭云凡父於將為後者非長子皆期也敖云鄭言此者為適子死而無適孫者見之蓋以此注專為庶長及旁支來為後者而設不知其于適曾孫以下亦皆該之矣敖說未盡至賈疏則全失其指且有脫誤黄勉齋以後人生而立後者為非卻恐未然

形按適曾孫適玄孫與庶長子族人支子之已立者皆將為後者也

不敢降其適也

敖加隆之説善

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

此葢謂始封之君之服其祖者父存猶期也若繼體之君受國于曾祖則既為曾祖斬矣而不為祖斬可乎雖父在亦當斬自當如康成之言故朱子亦深取

之

夫之昆弟之子　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

賈云世叔父為昆弟之子期進同已子故二母為之亦如己子服期也然則此服亦不止于報矣方靈臯云父在為母期而世母叔母亦期母為衆子期而夫之昆弟之子亦期何也恩之所難屬也故重其義以維之幼失父母舍是無依也嫠而獨舍是無歸也故非其母也而母之所以責母之義也非其子也而子

之所以責子之義也自注記曰叔母世母疏衰踊不絶地又曰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故知責以義為多

妾不得體君為其子得遂也

女君為其子有不得遂其本服者以體君則尊同當從君而降其子故不敢自遂妾賤不得體君無從君而服之義故為其子得遂也

女子子為祖父母

案傳意經女子子下當脱適人者三字蓋作傳時固

有之

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女子子在室者統于祖父母下此句上當脱子為其父母三年一句蓋不報兼男女其理易明傳不至有失非脱文則以為不必見爾

鄭與敖駁之者非

大夫不敢降其祖與適也

敖曰此聖人制禮使之然非謂大夫之意亦欲降此親但以其為祖與適故不敢降之也傳言似有害于

義　愚謂聖人制禮皆縁人情謂于其祖與適而以貴貴之義降之則其心必有所不敢故聖人不之降使其心之即安也何嘗謂大夫之意欲降此親而不敢降乎凡傳之言不敢者皆當以此意推之敖説皆非

妾不得體君得為其父母遂也

此不對女君以尊降其父母言葢以女君體君得為其父母遂無所厭屈妾不得體君君不厭之故亦得

為其父母遂不嫌等于女君也傳本不誤鄭則誤矣

小記謂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况妻而自降其父母乎

雜記謂妾從女君而服其黨服豈女君而顧不自服

其父母之服乎此本無可疑者不知鄭何以駁之如

此

寄公為所寓

鄭注三月而藏其服至葬又更服之既葬而除之

按小記為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此為

緦葬而服除者言則服除于葬之先者亦可例推又孔叢子子思曰期大功之喪既除乃葬則服其所除之服以葬既葬而除之通解續鄭注葢本此二條

丈夫婦人為宗子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尊祖也尊祖故敬宗敬宗者尊祖之義也

大傳云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祖太祖也宗宗子也宗子者太祖之正體而奉事太祖以收族族人當敬之如太祖者也太祖亦可稱曾祖曾祖齊衰三月故即

以曾祖之服服之也太祖也而可稱曾祖乎曰曾者重也由祖而上者皆曾祖也雖百世可也此沈存中之說而朱子取之者也曾之猶重見鄭氏周頌箋

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為舊國君

不直言舊君而言舊國君者以上庶人稱國君妻長子同于民則亦當稱國君也

何以服齊衰三月也

此問怪其輕蓋大夫與長子為君本斬妻為夫之君

本期故怪其輕也疏非上寄公之問怪其重

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

敖䛊傳非是　此大夫在外無服其妻與長子為舊國君有服者妻或在國不從夫而出則與民同有服也長子未去則亦與民同也　舊國君據大夫在外立文也其妻長子則皆在國未去者也

妻與民同者惟未去故與民同也但鄭注亦當備固亦有從夫而歸宗往來者

士去國無服其妻長子在國自同于民故不著之也

敖説非

曾祖父母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也
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

沈括云喪服但有曾祖齊衰三月曾孫緦麻三月而
無高祖玄孫服先儒皆以謂服同曾祖曾孫故不言
可推而知或曰經之所不言則不服皆不然也曾重
也由祖而上者皆曾祖也由孫而下者皆曾孫也雖

百世可也（畧本鄭周頌箋及郊特牲注）苟有相逮者則必為服喪三月故雖成王之於后稷亦稱曾孫而祭禮祝文無遠近皆曰曾孫禮所謂以五為九者謂旁親之殺也上殺下殺至於九旁殺至於四而皆謂之族（族昆弟族父母族祖父母族曾祖父母）過此則其族也非其族則謂之無服惟正統不以族名則是無絕道也按存中之論曾祖曾孫至當矣若其據旁親而言上殺下殺至于九者蓋以由父而及于族父由祖而及于族祖由曾祖而族

曾祖為上殺之九由子而及于從父昆弟之子由孫而及于從父昆弟之孫由曾孫而昆弟之曾孫為下殺之九也但如此則是以七為九而不當云以五為九矣且下殺之九亦未有以族名者其杜撰疎畧不亦甚乎

王志長云祖既齊衰期年曾祖不宜即減至三月三月已無可減鄭氏不得已而云高祖同服殊未安也敬標此疑以俟質焉彤謂曾祖之所以減至三月者

為欲與齊衰之加相折除也葢曾祖之本服小功加一等則為大功大功者亦兄弟之服也不敢以服至尊故又加一等而為齊衰父與祖加一等曾祖恩疏而顧加二等不可也故于其本月數而降一等以月數之降除衰服之加得加服止一等視祖之衰服與年月各加一等者仍有其殺不嫌于恩之疏而服之重矣若高祖之本服緦加一等小功耳齊衰乃加三等而月數已無可降似反重于曾祖矣高祖恩益疏

不應反重于曾祖但高祖而為之緦則緦非兄弟之服與乃獨敢以服至尊耶禮窮則同與曾祖皆齊衰三月宜也何不安之與有

賈云義服六升衰九升冠按本篇題下疏云曾祖父母計是正服但正服合以小功以尊其祖不服小功而服齊衰非本服故同義服也彤謂父本服期而加為三年祖本服大功而加為期則三年與期並非本服將亦不得為正服與且為人後者何以不遂為義

服與故決知曾祖父母之齊衰三月是正而非義也唐開元禮增月數為五月則齊衰加本服二等而月數如其本服與祖之正服同等親有殺而服無殺失輕重之義矣

大夫為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疏云所怪深重者并入而言

此未去國故深怪其輕觀答辭亦言與民同可見

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女子子在室者統于曾祖父母下

此四句專釋嫁者未嫁者凡女行于大夫曰嫁故曰嫁于大夫未嫁者蓋許字于大夫者也逆降旁親惟字于大夫者則然若適人者固無逆降之禮敖說于女子子適人者為衆昆弟一條失之不敢降其祖也不敢以尊降其祖則以尊而降其旁親必矣嫁于大夫字于大夫皆貴也雖貴不敢降其祖祖至尊也未嘗不與上下意相通敖駁傳非不滿八歲以下為無服之殤

無服之殤凡長中下殤之差降而無服者皆是此不滿八歲以下者則本在五服內之殤以其不滿八歲故亦抑之使無服也

無服之殤以日易月馬融劉歆之說是

以日易月謂以袒免之日易本服之月期親之殤則旬有三日緦麻之親則以三日也凡無服者皆袒免

以日易月之殤殤而無服

恐人疑以日易月之殤為有以日易月之服故又申

言之　殤而無服之殤當作傷若作殤重出無義

期親之殤旬有三日袒免則亦旬有三日傷而已傷

則哭大小功緦麻之殤同

注以日易月謂生一月者哭之一日也疏謂若至七

歳歳有十二月則八十四日哭之此說決不可從設

父母以百歳而終計其月當一千二百依鄭賈所云

哭之三年尚不滿千日豈有哭七歳之殤而日數反

過于哭父母者乎敖以為近於緦麻之日數則緦麻

之喪安得日日而哭乎亦非也

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

賈云夫之祖父母世父母為此妻著何服案下緦麻章云婦為夫之諸祖父母報鄭注謂夫所服小功者則此夫所服期不服報王肅以為父為衆子期妻小功為兄弟之子期其妻亦小功以其兄弟之子猶子引而進之進同己子明妻同可知敖云不言夫之世父母叔父母報文畧也彤按母本服期加為三年其

別於父者父歿乃得申也妻本服期無加降子婦本服大功其庶者降為小功昆弟之子婦本服小功以服報而加為大功從父昆弟之子婦則報服緦而已大夫之子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為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傳曰言其餘皆報也然則世叔父母于昆弟之子猶服報況昆弟之子婦乎故昆弟之子婦與夫之世叔父相為皆大功若昆弟之子婦而同于衆子婦之小功則是

以旁尊為足以加尊矣且衆子婦之小功降一等以別于適婦也昆弟之子婦何所嫌而别之而降之乎謂同于引而進之之例尤誤也故三説惟敖為得至夫之祖父母為此妻則以正尊而不服報又與世叔父母不同

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

鄭云謂弟之妻為婦者卑遠之故謂之婦嫂者尊嚴之稱是嫂亦可謂之母乎賈云兄弟之妻本無母婦之名名兄妻為嫂者尊嚴之稱名弟妻為婦與子妻同號者推而遠之下同子妻也朱子云案傳意本謂弟妻不得為婦兄妻不得為母故反言以詰之曰若謂弟妻為婦則是兄妻亦可謂之母矣而可乎言其不可爾非謂卑遠弟妻而正謂之婦也注疏皆誤

鄭又云若已以母婦之服服兄弟之妻兄弟之妻以

舅子之服服已則是亂昭穆之序也彤謂上言母而下言子上言婦而下言舅是直以母為親母婦為子婦矣據傳文上云母道婦道而下以母婦承之則謂母為世叔母之母謂婦為昆弟子婦之婦乃與兩道字切合

朱子曰傳意本謂弟妻不得為婦兄妻不得為母故反言以詰之爾非卑遠弟妻而正謂之婦也敖曰母道婦道謂世叔母及昆弟之子婦之類也彤按嫂不

可謂母故不得以服夫之昆弟之子者服其弟弟妻不可謂婦故不得以服夫之世叔父者服其兄此正答昆弟之妻不服夫之昆弟之義檀弓記云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為叔在夫行嫂在妻行有所嫌故爾傳舉其上下記舉其中合之而義乃備

汪峻堂嘗云此傳言夫之昆弟不為昆弟妻服之義以明昆弟之妻所以不為夫之昆弟服之義也蓋弟之妻不可謂婦則夫之兄不可謂舅矣兄之妻不可

謂母則夫之弟不可謂子矣舉此以包彼亦舉上下以該中中不可言也言則嫌傳之微而顯婉而直如此彤按程子云兄弟已之屬也難以妻道屬其嫂故嫂叔無服范祖禹云嫂不可以謂母則屬乎妻道者也故推而遠之以明人倫此皆聖人之精義言亦何所嫌乎峻堂失之惟論此傳語意甚合鄭注視賈疏總論彼此不相為服之云為勝但彤詳此傳語意乃正荅昆弟之妻不服夫之昆弟之義鄭注本誤又按

程子云禮記推而遠之此說不是叔與嫂且遠嫌叔
與嫂何嫌之有此程子自道其意若先王之服衔通
徹上下不専為中人以上制也顧寧人云嫂叔分親
而年相亞故聖人嫌之嫌之故遠之而大為之坊斯
得其指矣或問世母叔母之期以母名服母名固從
世叔父而生以此例之嫂雖不可名為母然從兄而
為之服義豈不正彤謂弟于兄之妻亦不得從服曲
禮云嫂叔不通問夫生則不通問死則為之衰麻何

義乎且所以不爲服于其死者正使之遠別于其生故曰無服之義生于婦人而非起于男子也詎不諒夫然則嫂叔之喪信如所爲闔門縞素已獨玄黄莫改者與顔師古嫂叔服議曰不然也奔喪云無服而爲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鄭云雖無服猶弔服加麻袒免爲位哭也正言嫂叔尊嫂也兄公於弟之妻則不能也是嫂叔之喪固弔服而加麻矣兄公弟妻亦如之但不爲位耳凡弔服加麻皆既葬而除

吳射慈云服加麻者謂大斂及殯之時己畢而釋之

夫殯畢即釋非錫衰疑衰之弔服也與鄭注不合誤

若孩童之叔被鞠養于長嫂則既葬之後心喪終期

亦庶幾恩義之兼盡乎後世因鞠養之恩而制嫂叔

之服因嫂叔制服而并制兄公弟妻之服如魏徵令

狐德棻諸人皆不知先王之禮意者也

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世父母

叔父母姑姊妹并傳

鄭謂即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明之大功章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緦麻章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皆言其疏引不杖期章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昆弟之爲父後者又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以證之似也顧亦有不然者大功章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不言其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不言其爲人後者之於私親無不言其矣而記爲人後者於兄弟又不言其此亦各因其文勢之宜不宜辭之成不成耳非自爲其私

親者必言其也　鄭又謂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明之矣此亦非也有女子子嫁者未嫁者之為人則亦有人之為女子子之嫁者未嫁者凡經中之服皆彼此交錯相為豈可因其文之偶同而遂執彼例此反以傳文為脫誤耶

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

妾從女君而服君之黨則為君之祖父母世父母叔

父母亦大功可知也傳雖專釋為君之庶子二事而此義亦包其中矣

謂妾自服其私親也

言此者嫌世父母父母姑姊妹為君之黨也

大夫之妻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

此尊同無尊降直有出降故皆大功也疏文然則大夫妻固有降其本族之旁親者矣

大夫妻于未嫁者宜為之期以尊宜降大功又報其

逆降宜小功然其許嫁大夫宜仍服大功

何以緦衰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

賈疏謂諸侯之大夫不接見天子則不服此義本東晉郤戩深合傳意而吳射慈則云雖未接見猶服射慈之言亦未可盡非也夫諸侯之大夫于天子猶大夫之家宰于諸侯皆陪臣也陪臣雖不敢上同于臣豈不可下齊于民民有服則陪臣亦不宜無服聞人通漢有云大夫之臣之服諸侯當從庶人為國君之

服然則諸侯之大夫之未接見乎天子者其爲天子也亦如大夫之臣之爲諸侯可知也雖然庶人之爲國君也以齊衰大夫之臣在諸侯之國猶庶人也諸侯之大夫雖或命于天子而身非畿内之民齊衰則已重其亦三月而繐衰也歟

若諸侯之大夫未見天子未及見而遭天子之喪如婦在塗而聞夫喪服其服以入也則其服天子也如其接見焉可知也

若諸侯未會葬其從行者則如何曰月筭未畢者既葬而除月筭畢者反服緦衰亦既葬而除皆可知也

娣姒婦者弟長也

弟訓娣長訓姒謂夫之弟婦與嫂也不云弟兄者嫌二婦為姊妹也不云稱長者嫌二婦之身稱長也然則左傳載叔向嫂稱叔向妻為姒昭二十八年亦晚周文勝之俗然耳謂叔向嫂稱而妻長曷嘗有明文耶徐氏讀禮通考所辨較賈孔二疏為確

注長婦謂穉婦為娣婦穉婦謂長婦為姒婦婦人從夫夫年大者稱長婦夫年小者稱穉婦不據二婦年大小也

庶婦

按舊唐書禮儀志貞觀十四年侍中魏徵侍郎令狐德棻奏適子婦舊服大功請加為期衆子婦舊服小功今請與凡弟子婦同為大功從之朱子云禮經嚴適故儀禮適婦大功庶婦小功此固無可疑者但凡

弟子之婦則正經無文而舊制為之大功乃更重于衆子之婦雖以報服使然然于親疏輕重之間亦可謂不倫矣故魏公因太宗之問而正之然不敢易其報服大功之重而但升適婦為期乃正得嚴適之義升庶婦為大功亦未害于降殺之差也前此未喻乃深譏其以兄弟子婦而同于衆子婦為倒置人倫而不察其實乃以衆子婦而同于兄弟子之婦也彤謂兄弟子婦之大功既為報服雖重于衆子婦要不當

易義詳大功章夫之祖父母世父母節獨其升適婦為期庶婦為大功則不免遷就之失矣按大功章適婦傳曰不降其適也明庶婦之小功為降適婦之大功為正疏云其婦從夫而服其舅姑期其舅姑從子而服其婦大功降一等者也又云父母為適長子三年為適婦不降一等服期者長子本為正體於上故加至三年婦直是適子之妻無正體之義故不加至期也然則適婦大功之為正服明矣通典晉劉玢云子婦之服例皆小功以夫當受重則加大功故以適

婦大功為加隆蓋本諸此其實非也且與其庶婦小功說相礙若舅姑以重適婦之故升大功而為期豈適子亦可以重適妻之故升期而為三年耶故適子為適妻期則舅姑之從服不得不降而大功為適婦大功則庶婦不得不降而小功此皆制服自然之條理無可增加故昆弟之子婦固不得同于衆子婦衆子婦亦不得同于昆弟之子婦也魏公之誤由不詳考禮文故爾黃勉齋喪服圖式亦以為非輕重降殺之義

緦者十五升抽其半

朱子曰緦十五升抽其半者是一簆只用一經如今廣中疏布又如單經黄草布皆只一經也然小功十二升則其縷反多于緦矣又不知是如何彡謂緦之縷其精粗既如朝服使升數亦如之則雖無事于布終未足稱其哀何以為喪服乎至升數反少于小功者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去朝服之半自不得不少于小功矣必去朝服之半者簆門有定數

雙經則全單經則半不用雙經即用單經更無他法故必去其半也緦衰四升半亦用義服大功衰之縷而以單經蓋九升而去其半者也敖說亦佳

貴臣貴妾

鄭非敖是但敖解貴臣貴妾尚未切當愚謂貴臣謂羣吏之長若士冠禮特牲饋食禮之所謂宰也貴妾謂有子之妾小記曰士妾有子而爲之緦無子則已則士雖姪娣具必以有子者爲貴矣士亦姪娣具爲正觀昏禮可見

寡人謂士無姪娣者非也　士冠禮疏士雖無臣以屬吏為宰愚謂屬吏即其臣也特牲記謂之私臣

曾孫

敖曰此曾祖為之服也以本服之差言之為子期為孫大功則為曾孫宜小功乃為之緦麻三月者以曾孫為己齊衰三月不可過于其為己之月數也彤曰凡正尊為卑屬其衰服與年月皆各降于其為己之服一等緦麻月數如曾祖而衰降三等以月除衰所降適符亦為曾孫宜也若立為適曾孫則視適孫其

玄孫以下亦稱曽孫服俱同

敖曰不分適庶者以其𤰞逺畧之且不可使其庶者無服也彤按傳云有適子者無適孫則有適孫者無適曽孫是曽孫而未立為適亦庶也故此經不分適庶非以其𤰞逺畧之也然則緦麻三月直庶曽孫之服耳若適孫死而立曽孫為適則亦為之齊衰期周禮司服疏云天子諸侯絶旁期正統之期猶不降然則王為適子斬衰其為適孫適曽孫適玄孫適來孫

則皆齊衰期葢以適曾孫以下為曾祖以上皆斬衰如適孫之為祖故曾祖以上為適曾孫以下亦皆期如祖之為適孫不復差降也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此服悉同

夫之諸祖父母報

注云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愚謂云從祖祖父母則從祖父母該之矣不然則外字是從字之譌

夫之諸祖父母報

鄭云諸祖父母者夫之所為小功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彤按馬李長云從祖祖父母旁尊故報也愚以外祖父母正尊而外親故亦報也又經雖但言諸祖父母然從祖父母視此矣敖以為文誤且脫者非

鄭又云或曰曾祖父母曾祖於曾孫之婦無服而云報乎曾祖父母正服小功妻從服緦彤按鄭意蓋以曾祖為曾孫服緦于其妻降一等則無服故不得云報然曾孫婦于夫之曾祖父母故從服緦以夫為曾

祖父母雖齊衰三月而正服則小功妻從服降一等則宜緦也正服猶云本服賈以下二句為反言以明曾孫妻之無服失鄭意矣愚謂以子為父斬衰三年婦從服齊衰期孫為祖齊衰期婦從服大功九月例之即曾孫為曾祖齊衰三月曾孫婦之從服亦宜緦葢月數無可降而衰降三等與婦及孫婦之從服衰麻年月各降一等者亦同差也何必推本于小功而後為緦哉鄭已失之

形按夫之從祖祖父母旁尊外祖父母雖正尊而外親故皆報也從祖父母視從祖祖父母曾祖父母夫為之齊衰三月從服亦緦蓋從服之例衰與年月皆各降一等齊衰三月則月數無可降降衰三等降衰之一等以償月數適二等為緦三月曾祖為曾孫緦亦同此法必推本小功為言者或慮不及此爾

公子為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

練冠升數經傳無文今以既葬受冠升數推之則斬

衰當八升齊衰當九升開元禮練冠八升九升是也

此麻衣之練冠當十升注云此麻衣如小功布深衣

小功布降服十升則練冠亦十升也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

鄭云兄弟猶言族親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賈云上

經當已言訖恐猶不盡記又總結之按大功章云大

夫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為士者又云

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為姑姊妹女子

子嫁於大夫者小功章云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為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又云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為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之適士者四條之中若世叔父姑姊妹從父昆弟昆弟昆弟之子其外若小功章從祖祖父從祖父從祖昆弟從父姊妹及從父昆弟之子昆弟之孫皆此經所謂兄弟也蓋從父以上為祖父之兄弟即特牲饋食禮之長兄弟也昆弟以至從祖昆弟為己之兄弟

即特牲饋食禮之衆兄弟也從子以下爲子孫之兄弟即特牲饋食禮之兄弟弟子也有司徹謂之兄弟之後生姑姊妹爲父及已之女兄弟即特牲饋食禮之內兄弟也是兄弟者乃古人旁親之通稱故鄭以族親解之四條外小功章諸親降一等爲緦此大夫以下三人絶緦則于彼無服矣記之緦結蓋明此義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

所為後謂我所為之後之人所為後之兄弟之子今於已為從兄弟若子者言如親子之服大功也所為後之兄弟之子報之如所為後之親子可知也賈裁顔皆非因服本親兄弟而及今之從兄弟因降一等而及加一等也

朋友麻

鄭云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為弔服當事則弁經否則皮弁辟天子也賈云按禮記服問云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

弁經大夫相為亦然是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為弔服也天子常弁經諸侯卿大夫當大斂小斂及殯時乃弁經非此則皮弁是辟天子也又服問疏云當大斂及殯弁將葬啟殯之事則首著弁經身衣錫衰二疏于鄭注皆有當但賈以小斂亦弁經孔以大斂及殯亦錫衰則又皆誤按喪服小記云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又云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鄭云未喪服未成服也孔云不錫衰則著皮弁服見雜記疏雜記云大夫之哭大夫弁經大夫與殯亦弁經孔云哭成服後弔哭又喪大記云乃奠弔者襲裘加武帶經鄭云始死弔者朝服裼裘加吉時也小斂

則改襲而加武與帶經矣要而論之凡弔服之輕重
皆視主人之服節爲差始死主人笄纚十五升白布
深衣而已故弔者朝服裼裘如故小歛後主人括髮
素弁而加帶經故弔者亦襲裘加武帶經當大歛與
殯又易朝服爲皮弁服而加弁經也主人既成服則
斬衰矣故弔者亦變而錫衰然則皮弁之不可施于
小歛錫衰之不可施于未成服之時也明矣至大夫
之哭大夫非當事亦弁經者不全辟天子而少辟諸

侯大夫於諸侯又嫌也通典賀循云大夫弔於大夫主人成服而往則皮弁經而加錫衰不據雜記而云皮弁經誤以居以出蓋亦皮弁

鄭又云舊說以為士弔服布上素下或曰素委貌冠加朝服論語曰緇衣羔裘又曰羔裘玄冠不以弔何朝服之有乎案羔裘玄冠不以弔亦見檀弓孔云小斂後不得吉服以弔小斂之前可以弔子游裼裘而弔是也下二句喪大記疏然則鄭破舊說蓋專指小斂之後為言耳案家語云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

問于孔子曰禮乎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
已汝何疑焉黄氏云案檀弓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
之而已孔云養疾者朝服始死易去朝服著深衣家
語所載乃據弔者言之文同而意則異彤謂黄說非
也家語亦據養疾者服喪之節以明弔者朝服之不
失檀弓即刪取其文爾何意之異乎使養疾者深衣
而弔者亦如之則嫌矣故知家語所載不據弔者而
小斂之前亦實可以朝服弔也此養疾者據齊衰以

下之親若主人則當去冠徒跣扱上衽不惟易之而已去羔裘著深衣去玄冠著素冠是謂易之

形按雜記云大夫之哭大夫弁經不全辟天子而少辟諸侯也大夫之為士蓋皮弁疑衰唯當事乃弁經降於大夫之相為矣若士於大夫士於士蓋弔哭亦弁經焉朋友承上皆在他邦而及之謂其國自大夫以下之朋友不惟士也蓋大夫于為士之朋友錫衰其不為士者疑衰若德大而恩深則亦錫衰士之弔

服惟疑衰於朋友不為差改其裳以素兼避大夫也

居與出皆素弁本疏云庶人弔服葢白布深衣凡弔

服皆既葬而除

敖云天子弔服三錫衰也緦衰也疑衰也諸侯弔服

二錫衰也疑衰也皆用於臣禮國君不相弔則亦未

必有朋友之服是記葢主為大夫以下言之服問謂

大夫相為錫衰以居當事則弁絰此大夫於朋友之

為大夫者服也以是推之則大夫於士若士於大夫

皆疑衰裳雖當事亦素冠也士庶人相為亦然按孟子堯以天子而友舜晉平公以大國之君而友亥唐費惠公以小國之君而師子思友顔般孟獻子以百乘之家而有友五人至如湯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皆學焉而後臣之故朋友不必其爵之同惟其有以成我而已既友之而頼其成則雖天子諸侯亦自當為之服故是記雖主為大夫以下言之然不可云天子諸侯無朋友之服也彤謂天子諸侯之朋友而

既為臣則以臣之服服之天子諸侯之朋友而未為臣則以朋友之服服之服朋友之服又必視其德之大小與恩之淺深而輕重之故德大而恩深者錫衰德小而恩淺者疑衰德大而恩淺德小而恩深者緦衰麻則同其朋友之既為臣者雖主乎臣之服而必以朋友之服參焉大夫之相為錫衰為士疑衰固不假朋友之恩若大夫于朋友之不為大夫士者則亦差其恩德而服之檀弓疏謂諸侯大夫等服朋友之服皆用士之疑衰誤士之

弔服惟疑衰素裳則於朋友亦不為之差矣凡此皆禮之以義而起而可必其然者也敖特未之思耳至云國君不相弔亦未必服朋友之服則彼豈不知同盟之為友邦遥哭之無殊于相弔與且國君亦實有相弔之時戴德云諸侯會遇相弔錫衰皮弁加絰是也遥哭而服弔服見檀弓疏彤謂遥哭之弔服即會遇相弔之服會遇相弔之服即國君朋友之服也何云不服哉又大夫于士固用疑衰裳矣士于大夫則

疑衰而素裳不當服疑裳也又凡三衰首服考諸經皆用弁不用冠弁師注以弁爲素冠特假素冠以明弁之亦素耳非謂素冠可冠三衰也又諸侯亦有三衰司服疏可據又庶人未必服疑衰檀弓疏不若本疏之確敎說皆非

敎又云疑衰者亦十五升而去其半𦈏布縷皆有事者也布縷皆有事則疑于吉升數與緦錫同則疑于凶故因以名之按周禮司服注鄭司農云疑衰十四升衰玄謂疑之言擬也擬于吉通典譙周云用緦麻

布而灰舊作夾誤理之曰錫疑衰用錫布為衣而素裳也
形謂敖本于譙而勝于鄭按子夏傳緦與錫皆十五
升而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無事其縷有
事其布曰錫譙以錫為用緦麻布而灰理之雖視傳
稍疎然疑衰即用錫布為衣是布縷皆有事而升數
無不同降于緦錫之衰固宜如是也若疑衰果十四
升則次在義小功之下反重于緦錫且服制與緦錫
不類其誤決矣但言擬于吉亦不若兼擬于凶言之

之為備疑衰之裳蓋如其衣之布譙以為素裳亦非其正大夫疑衰裳正也士則疑衰素裳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錫也此譙解錫衰所本

司服云凡弔事弁經服鄭云大夫士有朋友之恩亦弁經服謂大夫于大夫雖無朋友之恩亦弁經服問云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為亦然雜記云大夫之哭大夫弁經哭謂成服後弔哭蓋又不獨當事然焉然則大夫于士無朋友

之恩者惟當事弁經而已喪大記疏云大夫士自相於無朋友恩者視大斂無皮弁經誤士於大夫大夫於士雖弔哭亦弁經也鄭所云謂四者皆有朋友之恩則常弁經蓋天子常弁經諸侯則否大夫士弔地遠之不辟不嫌也惟出行不經為師雖出行亦經若公于卿大夫有師友之恩者常弁經則僭上唯當事弁經則寡恩其又弁經以弔哭而皮弁經以居與賈云大夫相於必用錫衰者以大夫雖已降服仍有小功降至緦麻則不得以錫衰為弔

緦衰既不弔明疑衰亦不可為弔故以錫衰為弔服也士之弔服不用錫衰者避大夫疑衰不用疑裳者鄭注喪服云避諸侯也彤謂大夫于喪服絕緦若仍以緦衰為弔是嫌也故寧用錫衰耳疑衰何嫌而不用乎且諸侯之弔服三衰大夫獨不可有二衰乎等而下之士惟一衰自不得用錫衰矣不用疑裳者非獨避諸侯兼避大夫賈釋蓋未盡也

王為三公六卿錫衰視四世之親屬而尤重也為諸

俠緦衰則等於四世之親屬矣此亦先王之精義

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

鄭于上記注云兄弟猶言族親也此兄弟同義故不重出賈云妻從夫服其族親即上經夫之諸祖父母見於緦麻章夫之世叔父母見於大功章夫之昆弟之子不降嫂叔又無服今言從夫降一等記其不見者當是夫之從母之類乎彤謂此條亦總結上經非專記其不見者夫之姑姊妹見于小功章賈乃遺之

至云從母之類則有若夫之從祖父母夫之從父姊妹之類皆以小功而降為緦有若夫之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及夫之從祖姑姊妹適人者之類夫皆為之緦妻皆降而無服並包含于其中矣從母者母之女兄弟也故亦可稱兄弟萬充宗因晉成粲之誤詳通典以此條證嫂叔之大功而謂鄭不能解貫强為之解也不亦異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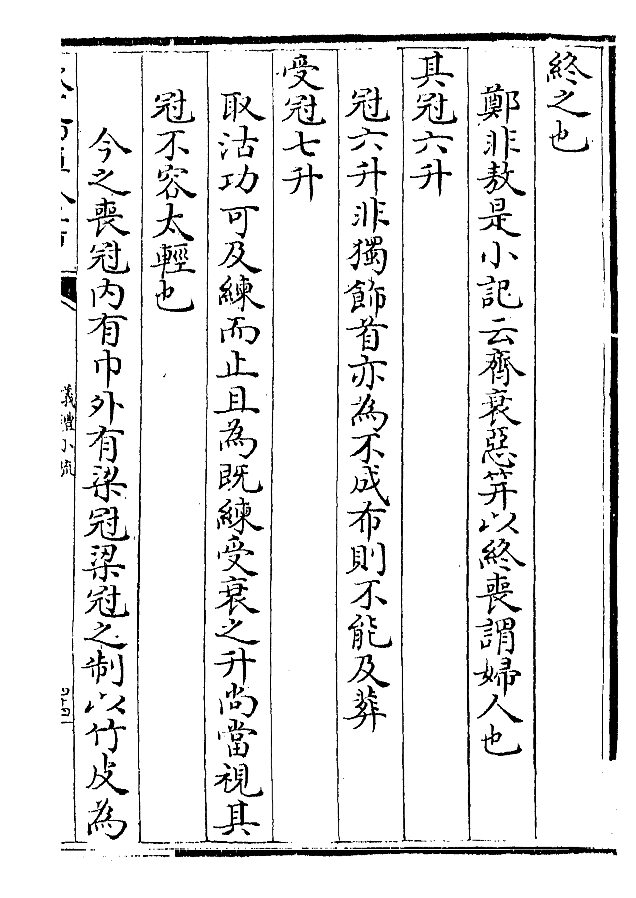
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

敖云有錫疑當作滑易蓋二字各有似傳寫誤也鄭司農注司服職云錫麻之滑易者也其據此記未誤之文與形謂傳云有錫則有不錫者此蓋對緦麻之無事其布而言不容破字且破有錫為滑易恐上詳下畧亦非言之序敖誤也

鄭云君及卿大夫弔士唯當事皮弁錫衰而已賈出注語唯作雖云士輕無服弁絰之禮有事無事皆皮弁錫衰而已見其不足之意也若然文王世子注諸

侯為異姓之士疑衰今又言士與大夫同錫衰者此
與士喪禮注同亦是君於此士有師友之恩者也彤
謂鄭意主錫衰而言故云唯賈意主皮弁而言故作
雖通解續及楊圖並從賈但此注本因錫衰而及之
主皮弁言者誤也唯當事皮弁錫衰而已明不當事
則皮弁疑衰也此與文王世子注不相違與士喪禮
注則文同而意異彼經云君若有賜焉明君於此士
有師友之恩故得與大夫同錫衰此注但云弔士未

見有師友之恩故唯當事錫衰而已葢諸侯為卿大
夫常錫衰為士唯當事錫衰為士有師友之恩者亦
常錫衰輕重等差皆各有其義也又此云當事錫衰
專謂將葬啟殯之時若大斂與殯則主人未衰弔者
亦安得而衰哉故知鄭不兼言之又卿大夫弔士其
冠不與君同葢當事弁經也詳見朋友麻節
形按卿大夫弔士當事葢弁經與君殊非當事則亦
皮弁疑衰也士妻弔服亦疑衰



終之也

鄭非敖是小記云齊衰惡笄以終喪謂婦人也

其冠六升

冠六升非獨飾首亦為不成布則不能及葬

受冠七升

取沽功可及練而止且為既練受衰之升尚當視其

冠不容太輕也

今之喪冠內有巾外有梁冠梁冠之制以竹皮為

梁上黏麻布濶三寸每寸之中施草繩三條又以草繩為武首尾搭項中圍三寸綴梁于上草繩皆兩股糾之武之前與兩旁各綴麻一片方三寸剪為三條兩旁又各垂纓于麻片之下巾之前簷别以麻寸許反綴其上後為縫此三年喪冠之制也期喪之冠巾前簷不綴麻後縫不反梁上草繩止一條武不綴麻不垂纓

今之喪服上衣袪袂與辟領闕中衰負版左右適

之制並同于古惟長短濶狹有異耳衰下端翦作
三條似非古制又衣下無裳而畧存兩旁之衽但
古制燕尾在兩旁今燕尾乃在前後而中間又各
綴以縱布一條前一條又縱裁為兩又燕尾既在
前後則直邊皆在兩旁兩直邊宜各相接而今制
又于兩直邊之間各施縱布一條豈以四縱布畧
存裳之意乎且縱布之下端又各翦為三條皆與
古異又古制裁衽留正方一尺今悉斜裁

凡縫皆向外

儀禮小疏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儀禮小疏卷五至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楊簡中

欽定四庫全書

儀禮小疏卷五

吳江沈彤撰

士喪禮

左荷之扱領于帶

說文云何儋也臣鉉等曰儋何即負何也凡儋何負何皆在肩背敖云左手荷之張云左臂何之皆非

復者降自後西榮

敖曰降于此者與升時相變也下文設奠之類升降異階者其義皆然彤謂此主于徹西北厞與升時相變其兼義耳若設奠之類升降異階則以相變為主徹不同也

注云降因徹西北厞若云此室凶不可居然也疏云按喪大記將沐甸人為垼于西牆下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諸文更不見徹厞薪之文故知復者降時徹之也彤謂西北厞乃室西北隅隱闇之處尸

在其南徹之者去其葢蔽以通神也降衣于前不知魂之反不反故又徹西北厞意魂或自此而反也然則北面招者求諸幽徹西北厞者通諸幽也此亦聖人知鬼神之情狀達孝子之心之一端而鄭謂若云此室凶不可居然則是方兾其生而即致死之不誠甚矣豈招魂復魄之意耶且果如鄭言設毁廟尚必在遷主之後也况尸在室而即徹厞於人子之情安乎至喪大記云取所徹厞薪用爨之者本非為用爨

而徹乃既徹則用以爨無用之用也故用時謂之新

而徹時不謂之新

入坐于牀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

鄭云衆主人庶昆弟也敖云衆主人齊衰大功之親也若有斬衰者亦存焉下經云衆主人免記云衆主人布帶則是衆主人乃主言齊衰大功者彤謂鄭所云庶昆弟于死者為衆子不云衆子而云庶昆弟繼主人為言當然耳是衆主人即斬衰之親喪大記云大夫之喪

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士亦如之疏云子姓謂孫也不云衆子主人中兼之下經所云親者乃齊衰大功之親也敖以衆主人免衆主人布帶決此衆主人為齊衰大功之親則不惟彼此殊絕亦明與親者之文相妨顧即以親者為專指婦人遷就多矣且衆主人免衆主人布帶之下並不言親者與衆兄弟則是統齊衰至緦麻之親皆在其中亦豈徒主言齊衰大功而已此其踈也鄭注下經婦人云妻妾子姓亦專指斬衰者言之蓋主人在前衆主人在

其後適妻在前妾與子姓在其後皆斬衰重服然後及于齊衰及于大功文王世子所謂以喪服之精麤為序以次主人者是也

婦人俠牀東面

鄭云婦人謂妻妾子姓也亦適妻在前按喪大記云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大夫之喪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士之喪主人杖婦人皆杖注云婦人皆杖謂主婦容妾為君女子子在室者喪服妻為夫杖婦為舅姑

不杖明夫人與主婦皆死者之妻本注適妻即主婦故買決妻妾子姓據死者是也檀弓云歠主人主婦疏云主人亡者之子主婦亡者之妻近萬充宗乃云凡儀禮喪祭稱主婦者皆宗子之妻而非宗子之母彤按內則云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于姑是祭稱主婦固皆宗子之妻矣若喪則有不盡然者王制云七十唯衰麻為喪八十齊衰之事弗及固皆指男子為言而婦人可類推假令夫死而妻年五十六十雖不能致毀備

禮而憑尸拜賓猶可自勉以子婦而代之則三年如斬之情安在故夫死而妻不為主必其已七十者也不然則其有廢疾也未七十而又無廢疾豈得妻子婦為之主哉又舅沒姑老謂三年喪畢而當時祭乃令冢婦承之耳非謂喪中之奠祭亦不與也何況初喪憑尸拜賓之節又喪服小記云婦人不為主而杖者姑在為夫杖是姑在雖夫死不為主況舅喪而顧為之主分義不全乎乎如萬說實有于婦姑兩無所

處者未密也又鄭注喪大記云子姓謂衆子孫也姓之言生也本注子姓以婦人皆杖注推之蓋專指女子子在室者姓字牽連及之耳

親者在室

鄭云謂大功以上父兄姑姊妹子姓在此者賈云此注據主人而言敖云此親者繼婦人而言則是亦專指婦人矣下篇曰主婦及親者由足西面是也彤按下篇云主婦及親者由足西面其上云主人踊無筭

則親者固專指婦人此篇下經云婦人尸西東面主人及親者升自阼階則親者又專指男子本經上云衆主人在其後婦人俠牀下云親者在室則親者兼男子婦人可知敖據一端為說非是若鄭云大功以上者但包齊衰之親不兼上經衆主人葢下云主人及親者不言衆主人則親者宜兼衆主人此承上衆主人而言親者則親者宜在衆主人之外故知鄭不兼言也婦人親者亦當如此推之又本注及下經衆

婦人兄弟皆據死者而言賈誤賈又以曾孫玄孫爲曾祖高祖齊衰三月當在大功親之内尤誤又此注子姓者謂婦也男女孫以下也孫婦也昆弟之子男女也昆弟之子婦也其子孫之婦而皆用子姓包之蓋以其與子孫一體則亦可爲子姓云爾

又按喪大記云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夫人坐于西方内命婦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此君之喪也又云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

坐于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其于親屬之哭位詳矣而伯母叔母以齊衰期而不與焉者為其尊而不親也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絶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絶于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雜記）故昆弟之子之于伯叔母其分本疎則伯叔母之于夫之昆弟之子可知不與于位可也有恩焉與亦可也若昆弟之子婦分猶是耳或以卑故不敢不從夫而與乎

按主人與衆子皆斬衰而衆子在主人之後齊衰親為諸父為昆弟為昆弟之子為己之孫曾孫則在斬衰之後大功親為從父昆弟則在齊衰之後適妻及妾與女子子在室者皆斬衰而妾與女子子在適妻之後齊衰親為姑為姊妹為婦為女子子適人者為昆弟之女子子在室者為女孫女曾孫則在斬衰之後大功親為姑姊妹適人者為從父姊妹在室者為昆弟之子婦為昆弟女子子適人者為孫婦則在齊

衰之後皆南上上當尸肩適妻與諸父亦正當主人
不出其上若子孫多則自孫以下位北南面男西上
女東上不當尸牀北室中哭位乃參考經記而爲之
于古禮未必無當爲圖如左

室中哭位圖

大功 姑姊妹適人者從父姊妹在室者昆弟之子婦昆弟女子子適人者已孫婦

齊衰 姑姊妹婦女子子適人者昆弟之女子子在室者女孫曾孫女

妻女子子在室者

斬衰 適妻

女孫以下

尸首

牀

足

斬衰 主人

衆子

孫以下

齊衰 諸父昆弟昆弟之子已孫曾孫

大功 從父昆弟

衆婦人户外北面衆兄弟堂下北面

鄭云衆婦人衆兄弟小功以下按小功以下婦人兄弟各有同姓異姓小功婦人同姓為從祖姑在室者從祖姊妹在室者從父姊妹適人者昆弟之子婦從父昆弟之女子子在室者女孫適人者昆弟之女孫在室者異姓為從母外孫女緦婦人同姓為從祖姑適人者族姑在室者從祖姊妹適人者族姊妹在室者從父昆弟之女子子適人者從父昆弟之子婦從

祖昆弟之女子子在室者昆弟之女孫適人者從父昆弟之女孫在室者曾孫婦昆弟之曾孫女在室者異姓為姑舅姊妹從母姊妹女甥外孫婦皆當在戶外之位者也小功兄弟同姓為從祖從父從祖昆弟從父昆弟之子昆弟之孫異姓為外孫緦兄弟同姓為族曾祖族祖族父族昆弟從祖昆弟之子從父昆弟之孫昆弟之曾孫異姓為舅外舅姑之子舅之子從母昆弟甥壻皆當在堂下之位者也其有老幼疾

病事故或不必皆在位要之在位者不外以上所列諸親又凡弟不專指從祖昆弟族昆弟姑舅之子從母昆弟者蓋古人于上下旁親通稱兄弟也詳喪服記其在位前後之次小功前而緦後緦小功又各同姓前而異姓後也又按喪大記云君將大斂子弁絰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亦以東為上然則此經婦人兄弟位當依放之蓋尸雖尚在室而主人坐尸東則户外堂下

北面之位皆東上為得也各為圖如左

衆婦人户外哭位圖

緦異姓婦人

緦同姓婦人

小功異姓婦人

小功同姓婦人

户　　　　牖

堂

眾兄弟堂下哭位圖

緦異姓兄弟

緦同姓兄弟

小功異姓兄弟

小功同姓兄弟

西階　　　　阼階

尸

置于宇西階上

注云宇梠也疏云爾雅釋宮云檐謂之樀郭云屋梠謂當檐下按說文云楣秦人名屋櫋聯也齊謂之檐楚謂之梠是郭注所本而此疏采用之然則宇即檐也說文又云宇屋邊也易曰上棟下宇訓證甚明又秦人名櫋聯為楣非儀禮之所謂楣儀禮之楣乃在棟與扆之間檐又在扆前也今吳人謂檐為櫋聯櫋宇西階謂堂西之階朱子釋宮所云西面階也此銘

與竹杠不直置近序西階上者祝受管人汲水管人受祝潘等事皆在此西階上無餘地也敖説云置卧而縮置之云卧是也云縮則非葢横置之矣

君使人弔徹帷

注云徹帷扆之事畢則下之疏云扆之者謂褰帷而上非謂全徹去按雜記朝夕哭不帷注云緣孝子心欲見殯肂也既出則施其扆釋文云扆字林玉篇皆云閉也纂文云古闔字形謂扆是帷之所以開闔者

故闑之曰施其扆開之則曰扆之猶門𨵦之𨵦訓扃亦訓通其例一也

布巾環幅不鑿

注云士之子親含反其巾而已疏云士親飯必發其巾此本雜記鄭注二義當兼用蓋發其巾而反之也

緌中

注云緌笄之中央以安髮疏云兩頭濶中央狹則於髮安按下經牢中旁寸注云牢讀爲樓樓謂削約握

之中央今文牢為縵若縵是兩頭濶中央狹則義與牢同鄭何以疊今文而不從也又按說文云優饒也而不出縵字形謂縵當讀從優謂兩頭狹中央濶也中央濶則牢之益固而髮尤安疏乃反說非注義玉篇云縵牢之中央髮也乃摘鄭注而失其意廣韻云牢巾則中又傳寫為巾二書皆可信而其誤有如此者

牢中旁寸

注云牢讀為樓樓謂削約握之中央以安手也疏云讀從樓者義取樓歛狹少之義按爾雅云歛樓聚也

郭注云樓猶今言拘樓此疏文所本又按說文云摟曳聚也玉篇云摟亦曳也詩曰弗曳弗摟本亦作婁說文又云婁空也從毋中女空之意也然則義取歛聚者當作摟義取削約中央者當作婁此注字葢本作婁後旁加手又譌為木旁耳或謂重屋亦有聚義樓摟通非也

握手之制賈疏及聶圖明矣郝敬謂縫帛如筩韜尸兩手者因牢讀為樓無他證又誤解下經設決麗于

擘為左決連右擘右決連左擘使手交如生故杜撰此制耳不知尸之手古今未有不旁垂者葢象其始生時亦便于歛若兩手交疊則於歛不便且象其生何若象其始生之義徽乎若䆴讀為樓雖未見他證然康成之注于書名物數悉有依據今去古尤遠安得輒以臆解易之郝云䆴猶籠也空其中旁寛寸解文義亦未洽至謂左巨指並施決其杜撰更不必言決用王棘若檡棘

注云王棘與檡棘善理堅忍者皆可以爲決世俗謂王棘矺鼠按玉篇云檡梬棗也梬棗似柿而小又云矺磓也磓落也然則檡棘即梬也謂王棘爲矺鼠者若云王棘可以落鼠也

纊極二

注云極猶放也以沓指放弦令不挈指也按說文云揩縫指揩也一曰韜也大射儀注云極所以韜指是沓與揩同沓指即韜指也說文云挈縣持也釋文云

挈劉本作契大射儀注云無極放弦契于此指多則痛釋名云契刻也是挈當為契但二字並從㓞㓞本從刀疑古亦通用

蚤揃如他日

注云蚤讀為爪斷爪揃鬚也按說文云揃搣也搣批也批捽也捽持頭髮也然則此經之揃謂持其鬚而理之也喪大記云小臣翦須孔疏云治須也是孔蓋讀翦從揃矣

設決麗于擘自飯持之設握乃連擘

注云麗施也擘手後節中也飯大擘指本也決以韋為之藉有彄彄內端為紐外端有橫帶設之以紐擐大擘本也因沓其彄以橫帶貫紐結于擘之表也設握者以綦繫鉤中指由手表與決帶之餘連結之此謂右手也

說文云彄弓弩耑弦所居也此決藉之彄則紐所著者也擐說文訓貫以紐擐大擘本者貫大擘本于紐

之中也紐說文云糸也一曰結而可解玉篇云結也束也然則此注之紐如今之衣襻矣衣襻世俗亦謂之紐襻

敹曰此惟右手設握而左手則否其特重平日之便于用者乎形謂握手所以伸其指而歛之故左右並設敹說非也至以擘為巨擘之別名杜撰尤甚

鄭訓飯為大擘指本必有所受不可輕改郝敬萬斯大因其不經見讀為飯含之飯以為自飯含時已設

決是設決于未襲之前矣當襲時豈無韘闓且設決無慮其指之彄亦何必飯而即設也從舊說為得

設冒橐之

由櫛以蚤以揃而鬠焉笄焉設明衣裳焉由飯含以掩以瑱以幎目以屨而襲焉由設韐以帶以搢笏以設決與握而設冒焉皆順表裏為序於上下有逆施者取事之便此逆而後順者也

巾柶鬠蚤埋于坎

敖云鬠𣏾餘之髮及所揃須也按喪大記云君大夫鬠爪實于角中注云鬠亂髮也敖因小臣翦須之云故兼須言之但謂及所揃須是不讀翦如揃而誤以揃為翦斷之翦萬充宗云蚤揃如他日謂如平生也若以揃為斷須生時豈斷須乎然則宜云及所揃須之脫者矣

冪用疏布久之

注云久讀為灸謂以蓋塞鬲口也疏云灸塞義敖說

云既夕禮曰木桁久之然則久者乃以物承他器之
稱按說文云久從後灸之也象人兩脛後有距也周
禮曰久諸牆以觀其橈又云灸灼也彤謂灼必用艾
塞病處故訓灸為塞然則從後灸之者灸本訓也周
禮謂從旁灸之此經謂從口灸之所從不同其為灸
則一也玉篇云桁大械也既夕木桁謂以桁桁諸器
教所云以物承他器是也灸之則自謂寀塞諸器與
此篇同蓋敖說不如鄭注之確矣冪用疏布久亦當用疏布下篇桁用

木久亦當用木

繫用軨

注云軨竹篋也敖云軨字從革似當為革之屬未詳孰是

冪用葦席北面左衽

注云以席覆重辟屈而反兩端交于後左衽西端在上敖說云冪用葦席以席蔽重之前後也北面謂席之兩端皆在北也左衽者右端在上而西鄉象死者

之左衽也按鄭云霰重者謂辟屈葦席之邊霰諸横
木但空其中以通神耳敖云敝重之前後而不及上
則于𢂸義不完矣鄭云兩端者謂席之左右衽云交
于後則非經北面之義北面者取其向幽據重不據
人敖云兩端皆在北是也又經云北面左衽宜右端
在上而西鄉如敖之說若兩端交後而西端在上則
南面而衽鄉東不顯與經背乎
帶用幹賀之結于後

注云賀加也謂纍加之也蓋用軨從南鄉北又從北鄉南而結之也敖說云後謂重之南也

析其末

注云析其末者令可結也喪大記曰絞一幅為三按喪大記云大斂絞一幅為三不辟孔云大斂一幅分為三片不復擘裂其末然則絞一幅為三者不必析其末而亦就大斂言之也鄭引為證者以例小斂雖不裂全幅析其末亦為三耳敖乃云析其兩端為二

如掩之制恐未必然

饌于東堂下脯醢醴酒

注云凡在東西堂下者南齊坫疏云既夕記云設棜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饌于其上兩甒醴酒若然則凡設物于東西堂下者皆南與坫齊北陳之堂隅有坫以土為之或謂堂隅為坫按此疏則坫在東西堂之隅葢統一堂而論之必以東西堂之隅為堂隅也

又下經苴絰要絰饌于東站之南主人自阼階下位

往襲經于序東東夾前此東夾前與公食大夫禮注東夾前不同東夾前之東即東坫南則堂隅之為東西堂隅益明矣萬充宗寢廟圖乃置坫于序內正堂之隅是襲經堂近在阼階之東何必往序東東夾前耶若陳用之禮書謂堂隅之坫在北陳以爾雅所云垝謂之坫者為北堂之隅之坫彼蓋誤讀此疏北陳之堂隅有坫為一句遂誤解陳為堂途之陳意北陳為北堂下之陳又安以爾雅之坫置諸北堂之隅其粗心杜撰至於此極

可歎可懼

凡堂之南下直東西序內者經皆謂之堂下自阼階以東通謂之東方自西階以西通謂之西方堂之東下謂之東堂下亦謂之堂東堂之西下謂之西堂下亦謂之堂西

楊圖圖脯醢醴酒等于堂上則于經記堂下之文顯背

冪奠用功布

注云功布鍛濯灰治之布也疏云大功布敖云功布

大功小功布之通稱未審其以何者用之也彤謂羃

奠以辟塵污宜用小功布矣

其實特豚四鬄去蹄兩胉脊肺

注云鬄解也四解之殊肩髀而已喪事畧疏云按士

冠禮云若殺則特豚載合升注云合左右胖此下文

大斂亦云豚合升則吉凶之禮豚皆合升而鄭云喪

事畧者但喪中之奠雖用成牲亦四解故既夕葬奠

云其實羊左胖豕亦如之是以鄭總釋喪中四解之
事云喪事畧也彤按冠禮與喪禮雖豚皆合升然冠
禮是解為二十一體而升昏禮用特豚亦然喪禮但
解為七體而即升之數自不同鄭云喪事畧者對冠
昏之詳而言爾既夕葬奠用成牲亦四解亦喪事之
畧故疏以鄭此句為總釋之敖說采鄭注删此句其
尚未得其解歟又鄭雖訓髫為解然四髫兩胉為對
文則髫宜即指肩髀非虛活字敖云四髫兩肩兩髀

也文義尤得

說文云鬄髲也从髟易聲鬍鬀髮也从髟从刀易聲

然則此經鬄字葢鬍之省也

男女奉尸侇于堂幠用夷衾

注云侇之言尸也夷衾覆尸柩之衾也又云今文侇

作夷疏云尸之衾曰夷衾尸之牀曰夷牀并此經侇

尸不作移字皆作侇者依近本俱作侇誤人傍作之故鄭注

喪大記皆是依尸爲言也按喪大記侇亦作夷注與

此注同彼疏云夷陳也釋文云夷如字陳也本或作
侇又按説文云尸陳也侇訓尸而尸訓陳則侇與夷
音義俱同不妨通用鄭所以擇從侇者為依人旁作
之於陳尸意尤切耳賈頗得之但云侇不作移似欲
讀侇從移致方性夫注喪大記遂云夷之為言移也
則不免貽誤後人矣移字古音弋多反故説文云从
禾多聲是移夷聲本不相近義亦迥殊豈容牽合他
若稱夷以戒傷尸亦方説也謂體魄降為夷婉詞陸

農師説也此並穿鑿不可從鄭注曲禮在牀曰尸云尸陳也

皆𩊓

注云皆𩊓為塵敎云亦以别於生也按鄭云為塵而𩊓則必以𩊓為冪矣俎之有冪見于少牢饋食禮云佐食升肵俎鼏之敎云鼏當作冪是也但此經醴酒脯醢皆既奠而後巾之不應于俎獨方載而即冪雖下云執而俟亦不過俟豆先設已耳何冪之遽如是又士冠禮醯醬葅醢凡六豆故下云兼巾之此所載

雖七體而俎則一果如鄭義則但云冪之足矣豈當有獨覆一體者而必別之曰皆覆耶又按檀弓云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注云剝猶倮也有牲肉則巾之疏即引此經小斂俎錯祝巾之為證是下經巾之不惟冪醴酒與豆乃并俎而巾之也然則此覆字當讀芳六反濟陽張稷若云皆覆謂牲體皆覆設之最得其解下經云進柢注云未異于生此覆設當同茲義又下經云載魚左首進鬐注云亦未異于生是進

秖猶進髻覆設猶左首也葢俎用七體所以異于生皆覆而進秖所以不異于生或異或不異而仁與智兼之矣敖說亦非

掘肂見衽

注云肂埋棺之坎也疏云肂訓陳謂陳尸于坎鄭即以肂為埋棺之坎也按說文肂作𩰬云瘞也玉篇肂亦無陳訓肂之訓陳乃讀如肆肆說文作𨽿云極陳也葢以其形聲之近遂通肂于肆耳

注云衽小要也又引喪大記曰君蓋用漆三衽三束

疏云棺蓋每一縫為三道小要每道為一條皮束之

按檀弓云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彼注云衽今小

要孔疏云其形兩頭廣中央小也古棺木無釘但先

鑿棺邊及兩頭合際處作坎形則以小要連之令固

棺束並相對補束字每束之處以一行之衽連之若竪

束之處則竪著其衽以連棺蓋及底之木使與棺頭

尾之材相固漢時呼衽為小要也又按喪大記疏云

衽謂燕尾合棺縫際也棺兩邊各三衽每當衽上輙以牛皮束之故云三衽三束也此二疏論衽制最詳如賈釋則主于棺蓋為言有三從而無一横與檀弓之文顯背失其義矣楊圖云鑿棺蓋之際以衽連之即賈意也至郝敬謂棺蓋合際處曰衽是衽非自為一物尤為謬妄燕尾蓋唐人呼小要之名近濟陽張稷若又云今謂之銀錠扣也陳可大檀弓說云衽形如今之銀則子大

大士降于君二衽二束

熬黍稷各二筐有魚腊

注云熬所以惑蚍蜉令不至棺旁也敖云孝子以尸柩既殯不得復奠于其側雖有奠在室而不知神之所在故置此于棺旁以盡愛敬之心也然不以食而用熬穀不以牲而用魚腊亦所以異于奠也與形謂祭奠之事于主設俎豆敦鉶于重懸二鬲粥焉于葬藏苞筲甕甒于殯設熬黍稷魚腊焉重以先主而畧于主殯以先葬而小于葬事異義同故殯之設熬黍

稷猶董之懸二鬲粥也熬黍稷之異于苞筲甕甒猶粥之異于俎豆敦鉶也葢不知何地之可以棲神故無之而不設飲食不知何飲食之可以歆神故相變而殊其品此誠孝子事鬼神之至情敖說得之鄭以熬黍稷爲惑蚍蜉于周禮小祝及喪大記皆云然孔疏謂欲使蚍蜉聞其香氣食穀不侵尸但六寸以上之棺固其合縫何至數月之内蚍蜉即得入而侵其尸乎必不然矣然則不爲飯而熬穀何也熬穀有香

氣而可久飯則易壞欲善其設之之方故耳

設于序西南

鄭云爲汞神于庭敎不用此注乃于下經執事豆北南面東上説云此奠于西堂其俟降之位東上是由饌東而南乃降自側階也按此經上云降自西階下云當西榮又云如設于堂則序西南之不在堂而在庭明矣且凡言當東榮當西榮未有不在庭者敎以爲奠于西堂而降自側階泥于序西南之文耳不知

此序西南如上經所云襲經于序東序東在東堂南下亦非即東堂也

鄭云東反其位賈云其位蓋在盥盥之東南上按此經上云祝降自西階下經論大歛奠亦云祝降自西階奠者由重南東敎云復其門東之位也祝位在門西其説與賈不同按士虞禮云祝入門左北面敎云祝公有司之助喪祭者也特牲饋食記曰公有司門

奠者由重南東

西北面東上是也又按特牲記云私臣門東北面西上然則此經之奠者其私臣與祝位在門西故降自西階直由堂塗反位奠者位在門東故必由重南而東乃復位也賈疑其位在盆盥之東者殆謂將盥一時之位不必反于斯也反其位當如敖說

君若有賜焉則視斂

鄭云君視大斂皮弁服襲裘主人成服之後往則賜衰敖云喪大記曰弔者襲裘加帶絰則此時君之弔

服亦朝服襲裘而加絰與帶矣若主人成服之後而往則弁絰疑衰形謂此皆鄭是而敖非按禮記服問云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但言為卿大夫不言為士是為士雖當事不弁絰也重服不以弔微爵不弁絰則皮弁既皮弁則亦皮弁服矣周禮司服云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緦衰為大夫士疑衰以此例之諸侯為卿大夫錫衰則為士當緦衰疑衰故鄭注文王世子云於士蓋疑衰同姓

則緦衰本注云錫衰者賈云此士與君有師友之恩特賜與大夫同故不得疑衰也文王世子疏云或鄭因諸侯弔必錫衰之文故注士喪禮為錫衰此說誤然則當事而殊于卿大夫之弁絰者所以明其分既成服而同于卿大夫之錫衰者所以報其恩如鄭說蓋仁與義而兼至矣且夫視大歛特賜也而服如其弔士之服主人成服之後往常禮也而以弔卿大夫之服弔非又輕重之適均者與喪服記云朋友麻君于此士蓋皮弁而加絰喪大記疏云無絰誤較

其為卿大夫又有異而同同而異者禮之詳密也如是又按喪大記原文云小斂乃奠弔者襲裘加武帶經鄭云武吉冠之卷也加武者明不改冠亦不免也至賀氏謂加素弁于吉冠之武熊氏謂武上加經並與加帶經殊例熊則更與帶文相妨賀又謂主人既素弁素冠故弔者加素弁于武則是弔冠太重于朝服不稱且疑于主人之冠矣要皆非也彤謂加武者加于吉冠之兩頭若喪冠厭伏之法也吉冠兩頭皆

在武上鄉內反屈而縫之喪冠兩頭皆在武下鄉外反屈而縫之四語約賈喪服疏以吉冠之武法喪冠之厭則變而徵凶與主人之括髮素冠正相稱故鄭云不改冠言但加武為異耳若不加武則其冠純吉無論不可以視大斂亦焉可以弔於小斂之後故武字決不可删也敖乃放檀弓襲裘帶絰之文而輒删之豈知彼不必詳而此固不容畧也哉若大斂之不可以朝服弔則喪服朋友麻節已詳之又鄭云主人成服之

後往即喪大記在殯壹往焉之往亦謂弔哭事

君要節而踊

敖云要猶候也按此訓未知所本

主人髻髮袒衆主人免于房

鄭云始死將斬衰者雞斯將齊衰者素冠敖云檀弓云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易者謂易之以素冠深衣也然則始死之服主人以下皆同而未暇有所別異按陳氏禮書云問喪曰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

杜檀弓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則始死有易冠無去冠有易裘無袒衣矣又檀弓曰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祖且投其冠髺髪喪大記曰小斂主人袒説髦括髪以麻則小斂投冠脱髦髺髪而袒矣葢人子之於始喪其幸生之心未已故未忍去飾焉及小斂則已矣然後髺髪而袒雞斯云者葢哭聲然也鄭氏改雞斯為笄纚而云親始死去冠者恐未必然五句畧見陳説畧本藍田吕氏 此説乃敖所本也 徐氏讀禮通論纚節

考云親始死徒跣扱衽無容哀之至也豈有下則徒跣而上仍著冠者乎夫冠所以為飾此何時也而尚存其飾也孝子之心固謂遭禍之深以罪人自處也儻猶加冠以為飾是見親死無異于平日矣豈人情之所忍哉比鄭氏笄纚之說誠有所據而不可非也彤謂徐之伸鄭屈陳甚得禮意抑予陳之誤猶有未及者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投冠髻髮是小斂之前固易去冠而素冠矣譙周云父卒為母始死去玄冠尸襲之後因其笄纚而加

素冠但以為為其母則非斬衰之主人然則所云始死易去冠者亦統謂齊衰期以下者耳若去冠而笄纚乃謂夫斬衰與齊衰三年者三者之所指固非一也又斬衰笄纚自始死及于小歛之後不改如括髮之自小歛後及于成服而始改也為母笄纚尸襲之後而即加素冠如括髮之于即堂下位而即代以免也葢始死首服之節笄纚與括髮並重故父母之喪皆然但家無二尊故又以時之久暫稍為差等聖人之

尤重父喪于始死之首服而即見之如此陳于檀弓問喪不別齊斬遂以始死幸生未去冠飾無父母之差失聖人制親喪輕重之義且人子於親之始死固幸其生而尤痛其死生者或然死則其已然故幸生之心寄之于不說髦不去笄纚而痛死之心則去冠徒跣扱上衽無之不存至將小歛而齊衰者素冠小歛括髮之後而斬衰者亦素冠而環絰喪服小記疏論父死將小歛之服云去笄纚著素冠蓋據武叔小歛而投冠決素冠在小歛之前不知武叔固為其母非為其父也

謂父始死而著素冠不弁于服問乎但孔疏實本崔義黃氏喪服圖式乃是孔而非崔亦誤又雜記云小斂環經非謂正小斂時蓋指俟堂後之襲經而言則幸生痛死之意俱相半焉及于大斂所謂三日而不生亦不生者萬無一冀然後著喪冠而成服故謂幸生未已不忍去飾者僅得其半至云小斂則已與雜斯哭聲並于禮無據又小斂說髦乃諸侯禮非士禮皆所當釐正者也若敖謂始死之服主人以下皆同而未暇別異則斬衰之主人可竟同于齊衰以下者乎其說雖與陳殊其誤

則一

鄭云免之制未聞舊說以為如冠狀廣一寸喪服小記曰斬衰髺髮以麻免而以布此用麻布為之狀如今之著幓頭矣自項中而前交于額上卻繞紒也賈云免與髺髮同但以布廣一寸為異彤謂鄭既云免之制未聞又云舊說以為如冠狀廣一寸蓋不以舊說為然也引喪服小記以釋髺髮免此鄭自為之說也鄭注喪服布總云總束髮既束其本又總其末本

末藂束布廣當不下四寸幓頭總之類也免以代總當免時不惟去冠亦且去總故謂免代冠可也謂免代總亦可也而若幓頭豈一寸之廣而足耶賈蓋并舊說于鄭故致誤爾又杜佑云著之自額而郤交于項中并其末霞紒而前綴連之此欲合舊說如冠狀之文即幓頭之制而稍變焉但喪服小記云男子免而婦人髽以免對髽髽露紒免亦當露紒矣若并其末以覆紒不如郤繞紒者得仍露紒之善也呂與叔云免以布為卷幘以約四垂短

髮而露其紒于冠禮謂之缺項此又因舊說廣一寸之云而誤以免為缺項其說更不如杜而萬充宗顧獨取之何與

婦人髽于室

鄭云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纚將齊衰者骨笄而纚敖云曾子問言婦為舅姑始死之服布深衣縞總則吉笄而纚自若矣是乃將齊衰者也以始死男子之服準之則此時婦人將斬衰而下者之服皆當

如此齊衰者之為也形謂以始死男子之服準之則婦人宜去笄而并去總若縞總則并不去笄如男子之著素冠非所以施于將斬衰者也即父在為母尸未襲亦安得遽縞總哉曾子問言婦為舅姑縞總者謂在塗趨喪之禮也按奔喪云至于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注云未成服者素委貌深衣疏云喪已經日不笄纚故即括髮袒也又聞喪不得奔喪亦括髮袒而不笄纚蓋男子之去冠

而笄纚如婦人之去笄而纚皆非在他所聞喪之服
然則婦人之不去笄而縞總亦惟不在家為然耳奔
喪疏又云小記云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
免明知在路皆冠也夫男子在路皆冠則女子在塗
必皆笄總若尋常在家而父母始死其必去笄總而
纚也亦明矣敖不之深考而每易鄭說何耶
敖又云至是而當髽者乃髽其不當髽者但去笄總
耳當髽者妻也妾也女子子與婦也非是雖三年者

猶不髽此時當髽者皆在室故於焉爲之由便也婦人之髽與否喪服經記見之矣彤謂成服之後則有當髽者有不當髽者故鄭云齊衰以上至笄猶髽明大功以下至笄不髽喪服經記固可據若小歛之節則五服親屬要無有不髽者喪服小記云爲母髺髮以麻免而以布又云男子免而婦人髽以髽對免免既在小歛之節宜髽亦同故賈斬衰章疏云成服以前斬衰至緦麻皆免近刻前作後免作冠皆誤觀婦彼疏如著幓頭句即可見矣

人皆露紒而髽也敖謂有不當髽者誤矣至此婦人之髽于室鄭以為宜于隱者非必由便故雖户外衆婦人亦入室而髽旣髽即亦入房帶麻也其先後宜亦以喪服之精麤為序

朝夕哭不辟子卯

鄭云子卯桀紂亡日凶事不辟吉事闕焉賈云檀弓云子卯不樂是吉事闕也敖云子卯之說未詳按明陳綘云子卯不樂湯武之所以志盡傷也禮子於父

毋有終身之喪焉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

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湯武既以天下

誅桀紂而猶以舊君禮喪焉故於是日不樂以明其

志之至也然則凶事不辟者哀親之死尤重於傷舊

君之亡故無所嫌而不辟也王者既然士可知敖不

從鄭蓋未容乎此爾但鄭注檀弓以不舉樂爲所以

自戒懼亦非本義鄭司農注春秋以爲五行子卯自刑漢書翼奉傳張晏注所云子與

卯相刑故以是日爲忌者乃術家傅會之説不足辨

主人即位

按喪大記云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士亦如之疏云不云衆子主人中兼之然則此經主人亦兼庶昆弟在内也

婦人即位于堂南上哭丈夫即位于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

賈云喪大記云祥而外無哭者則此外位皆有哭今直云婦人哭則丈夫亦哭矣但文不備也按下注云

兄弟齊衰大功者主人哭則哭小功緦麻亦即位乃哭是也彤按喪大記疏祥而外無哭者謂不復哭於中門外至室之中非謂不為位于門外以哭也為位于門外以哭大祥以前亦無之大記云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彼注云非其事處而哭猶野哭也疏云此明小斂後男主女主迎送弔賓之位夫小斂後如此則既殯後可知主人如此則兄弟可知賈誤解祥而外無哭者之文

謂此外位皆有哭是再誤也且主人猶入門而哭兄弟顧先主人而哭也有是情乎

婦人拊心不哭

鄭云方有事止讙囂賈云方有事者謂下經徹大斂奠設朝奠之事也按下經徹大斂奠丈夫婦人皆踊設朝奠丈夫婦人又皆踊踊無不哭何以不嫌其讙囂而止之則所云方有事者決不謂此二事愚以為謂下經主人之入門也觀主人既入門而哭婦人即

又哭而踊可知矣然則此婦人之不哭亦暫止其哭耳敖乃謂未敢先男子而哭則上經婦人即位於堂固先男子而哭矣何云未敢乎其說亦誤

考降

鄭云考登也降下也敖云考成也降下也謂成其下棺之事張爾岐云考父也降骨肉復歸于土也彤謂鄭訓考為登以考降為魂神之上下不若言骨肉復歸于土者之切但訓考為父又與上其父之文相犯

敎本爾雅釋詁訓考為成最佳然謂成其下棺之事
亦未穏順若云成幽宅而下棺則得之矣

既夕禮

丈夫髽散帶垂

鄭云為將啟變也此互文以相見耳髽婦人之變喪
服小記曰男子免而婦人髽男子冠而婦人笄按熊
朋來經說云小記曰男子免婦人髽既夕經文必亦
如小記所言而有脫字注者妄謂互文適以惑人也

此說得之

敎云髽者去冠與纚而爲露紒也將髻髮者必先髽故言此以明之亦與前經互見也此斬衰者耳其齊衰以下則皆免散帶垂解其三日所絞者也凡大功以上皆然又云此但言丈夫是婦人不與也婦人之帶所以不散垂者初已結本又質而少美故於此不可與丈夫同其所以不言髽者婦人不當髽者雖未殯亦不髽則此時可知矣其當髽者自小歛以來至

此自若無所改變故不必言之按喪婦小記釋男子免而婦人髽云其義為男子則免為婦人則髽鄭云男女別也然則丈夫雖去笄纚而紒一如髽形而其名不可亂也以丈夫之紒而謂之髽不幾於男女無別乎又此經丈夫兼衆主人衆兄弟在其中非獨斬衰者散帶垂承上髽而言則婦人之帶亦散垂矣士喪禮諭丈夫未成服之帶兩言散垂于婦人但記其異者而云結本明結本之上不絞垂猶丈夫也然則

啟殯之節必解其成服之所絞而仍結其本雖不盡與丈夫同亦安得云非散垂哉至婦人之髽猶丈夫之免小記云緦小功虞卒哭則免明婦人之髽亦然詎有啟殯而親屬不髽者崔氏大功以下無髽之說不可從也啟殯之髽去笄緦而以布葢變于成服而同于小歛謂小歛以來至此自若者亦非髽制詳喪服布緫箭笄髽衰節

商祝免袒執功布入

鄭云執之以接神為有所拂仿也賈云下經云商祝拂柩用功布是拂拭去塵也此始告神而用功布拂仿者謂拂仿去凶邪之氣也形按檀弓云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注云為有凶邪之氣在側桃鬼所惡茢萑苕可掃不祥然則拂去凶邪之氣者君臨臣喪之禮也寧子啟父殯而亦可用此禮乎且桃茢或可以去凶邪功布何物而欲以去凶邪乎此不通之論耳若去塵之說則無可議

附士喪禮監本刊誤

疾時處北牖下

牖嘉靖本作墉按下篇記寢東首于北墉下釋文云墉音庸疏云墉謂之牆又按喪大記寢東首于北墉下疏注云病者恒居北牖下或為北墉下釋文云牖音酉舊音容注牖下放此墉音容彤謂舊音容則鄭本固以墉為正注亦上作墉而下作牖可知故孔疏亦證以士喪下篇北墉之文自陸本以牖為正而後

人于他經亦有寫墉作墉者不知北為墉牆南為窻牖凡室皆然獨邶詩塞向毛傳云向北出牖然禮經揔稱北墉未嘗稱北牖也葢士與庶人之室亦異制耳又按此注釋文云北庸本亦作墉則作墉作庸皆得但他經多作墉可從嘉靖本

死而遷之南牖下

南嘉靖本作當釋文同按此本下篇記設牀第當牖之文又牖之在南亦不待著當從嘉靖本

為將屨恐其辟戾也

屨嘉靖本作屨通解楊圖同當從之

大夫之所建也

大夫下敖本有士字按周禮司常大夫士建物疏引

同當從之

故以其旗識識之

敖本無上識字按檀弓原文同當從之

無旗不命之士也

旗嘉靖本作旌通解楊圖同按司常云掌九旗之物名雜帛為物是物為九旗之一當作旗又按鄉射記云旌各以其物注云旌揔名也則當作旌但上注引檀弓以其旗識之則作旗為是

今文銘為旂也

銘下嘉靖本有皆為名末四字通解同當從之

槃承湪濯

疏槃下有以字

高將縣於重者也

語病甚矣蓋疏文而寫者誤入之此本獨得當從之

婦拜見上篇見母章此篇婦見奠菜一章及內則女拜

尚右手

嘉靖本無此廿四字楊圖同按此例鄭注所無疏亦

不舉其文無者是也當從之及字疑亦又字之誤

今文說作稅

今文說下嘉靖本有皆字按經兩說服有皆者是當

從之

將覛良人之所之

覛嘉靖本作見按疏引孟子作覛舉鄭注作見又以覛義為見而解鄭之改字作見似也又按釋文云將覛劉古編反今本亦作見則賈所從之本非古本且改覛為見於義仍短監本得之

如今之筥筥籚矣

筥籚嘉靖本作𥫩籚釋文同按說文云筥籚飯器筥

從竹無户盧從皿無竹無廿玉篇並同若㞐從廿從竹則説文玉篇皆不出此字盧從廿則非竹器嘉靖本雖因釋文實誤也監本筥字不誤若蘆去竹則亦與説文合矣㞐説文云閉也從户劫省聲

竝當作併

竝上嘉靖本有今文二字通解同宜從之當諸本皆誤衍

室中北墉下

句上嘉靖本有墉牆也通解同當從之

莫予葦

句上嘉靖本有莫之通解同䟽與楊圖並無

必姪娣從之

嘉靖本無之字䟽與通解同當從之

用昏壻也壻悉計反從士從胥俗作婿女之夫

壻悉計反以下十四字嘉靖本無按釋文于前壻之

下有此十四字監本脫於前而補于後又雜入注文

中誤甚但此亦易辨而建本毛本金本皆仍之何與又按釋文云俗作婿者元作壻亭林金石文字記孔子廟堂碑後云壻字一傳為揟再傳為壻三傳為聟四傳為聓皆胥之變也若作婿則說文固有其字解云壻或從女非俗體也

姑饗婦人送者于房

此句有脫文按疏云言凡者欲見舅姑共饗婦及姑饗婦人送者皆然也然則姑饗婦下當脫于堂饗婦四字若敖氏集說所謂舅沒而姑特饗婦者其無降

與舅姑共饗婦同其在房中與饗婦人送者同葢亦

包乎其中矣

不得辭己之命

辭嘉靖本作許通解楊圖同當從之

須待也

嘉靖本無也字楊圖同

命舅姑之教命

疏云父戒之使無違舅命母戒之使無違姑命疏本穀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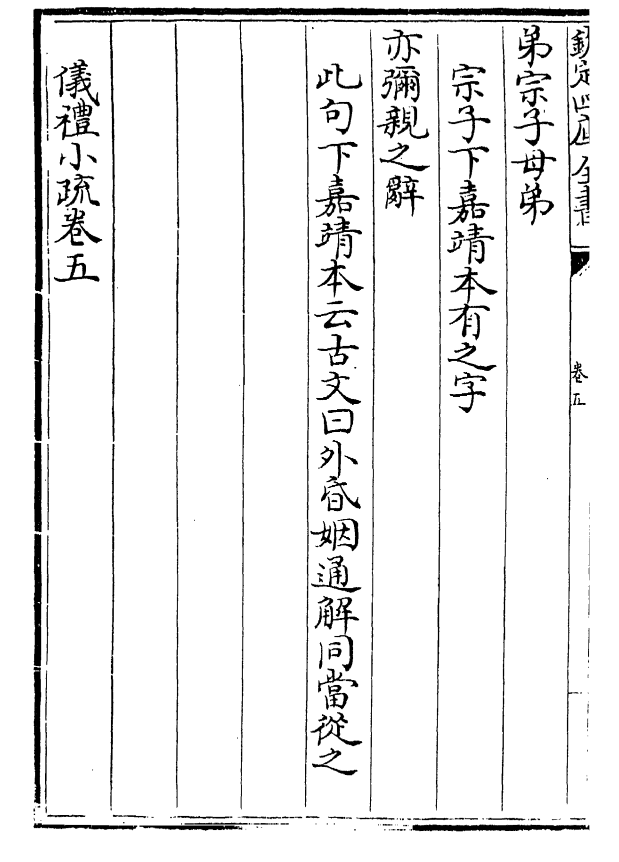
桓三年傳注有姑字者傳寫誤也按敖氏集說云命謂舅姑夫之命并及夫則義乃周疏太狹不可從

示之以衿鞶

句末嘉靖本有者字通解同

姆教人者

按視諸衿鞶下監本脫經壻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為禮也十四字故此注亦脫嘉靖本有之通解及楊圖同當補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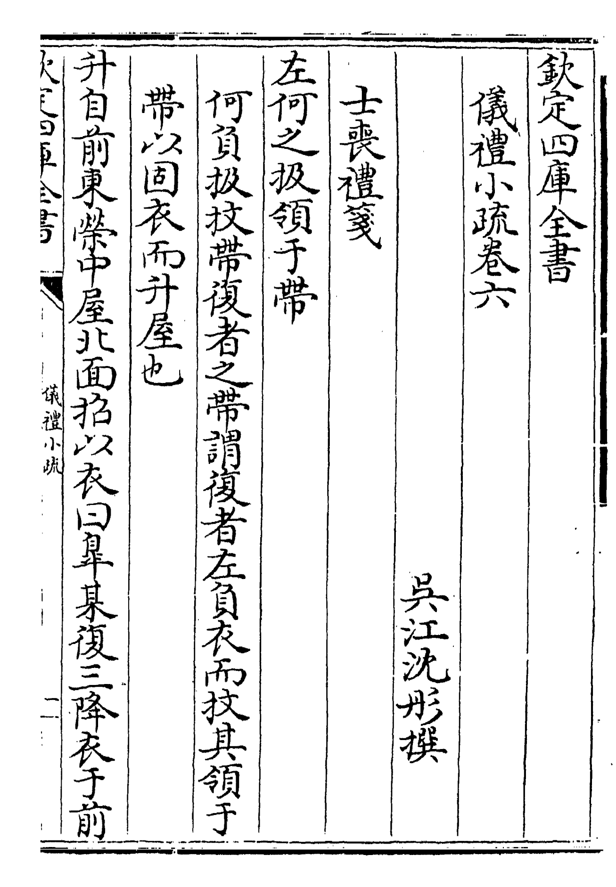
弟宗子母弟

宗子下嘉靖本有之字

亦彌親之辭

此句下嘉靖本云古文曰外昏姻通解同當從之

儀禮小疏卷五



儀禮小疏卷六

吳江沈彤撰

士喪禮箋

左何之扱領于帶

何負扱扙帶復者之帶謂復者左負衣而扙其領于帶以固衣而升屋也

升自前東榮中屋北面招以衣曰皐某復三降衣于前

前東榮南方之東榮也中屋者履屋脊之中皐某復
喪大記所謂號也三號者孔疏云上號天下號地中
號人天地人之間冀神之聞聲而來也降衣於前謂卷
衣投前檐而下
復者降自後西榮
後西榮北方之西榮也降自此者為徹西北扉亦與
升時相變西北扉室西北隅之隱處近尸徹之者去
其蓋蔽以通神也神或不憑衣其自此而反乎鄭謂

若云此室凶不可居然則是方𠖥其生而即致死之
與復之義違矣

帷堂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設飾謂襲與小斂為方動
搖尸慮人褻惡之也

入坐于牀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

庶昆弟妻妾子姓皆死者斬衰之親也若適妻先死
則冢婦在前

親者在室

齊衰親在斬衰之後大功親在齊衰之後所謂以喪服之精麤為序也室中淺故主于序前後又尸首當牖宜皆南上並與朝夕哭位異

絰末

絰見下經注

絰裏

絰赤而有黄色也爾雅云再染謂之絰

冒緇質長與手齊䞓殺掩足

雜記云冒所以揜形也緇深玄䞓淺纁

褖衣

士冠禮所陳三服有玄端此易褖衣者褖衣連衣裳黑而非玄與生時相變又以明爵弁皮弁二服亦簪裳于衣也葢衣裳連則便于襲斂

不說繙屈之

繙汲井綆不解而但屈之者喪事遽也

蚤揃如他日

蚤去手足爪也揃謂治須

明衣不在算

言明衣不在稱數著稱之必不禪又以別袝衣之成稱也疏云袝衣雖禪以袍為裏故云稱

設決麗于掔自飯持之設握乃連掔

麗附也謂以決之繫附于掔也持御者也決繫雖貫紐未即結且持之以俟設握也握繫既結于掔乃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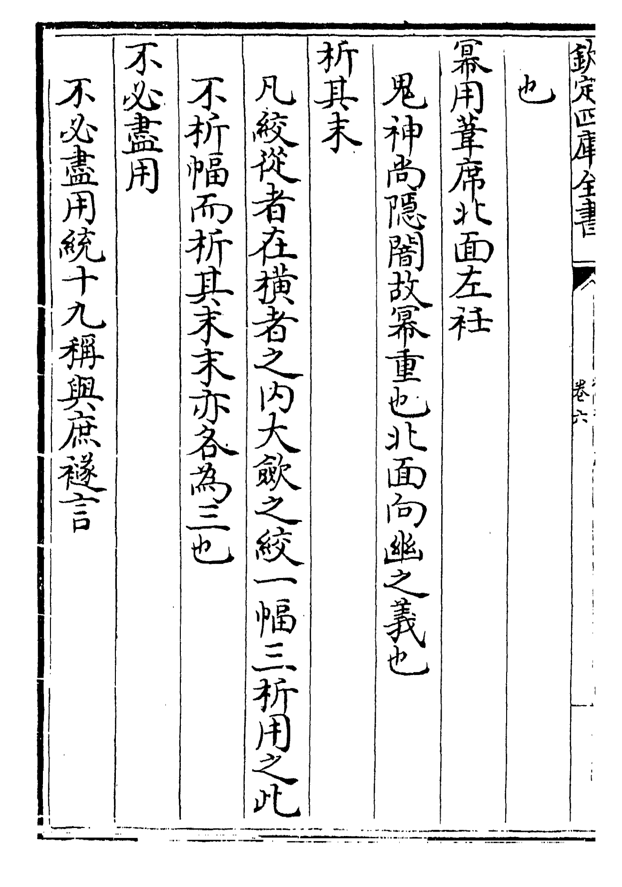
決繫附握繫而連結之此設決設握相因之節也設握之法記詳之

設冒櫜之

雜記云設冒非得已也自襲以至小歛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後設冒也為形則人將惡之

甸人置重于中庭參分庭一在南

復者卷衣投前檐而魂不反尸或在庭乎故中庭置重以憑依之也必三分庭一在南者取碑與門之中



也

冪用葦席北面左衽

鬼神尚隱闇故冪重也北面向幽之義也

析其末

凡絞從者在横者之内大歛之絞一幅三析用之此

不析幅而析其末末亦各為三也

不必盡用

不必盡用統十九稱與庶襚言

苴絰大鬲下本在左要絰小焉散帶垂長三尺牡麻絰

右本在上亦散帶垂皆饌于東方

此苴絰牡麻絰皆一股而纓不絞雜記云小斂環絰

是也成服乃絞之與要絰同

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在房

鄭云婦人亦有首絰但言帶者記其異此齊衰婦人

斬衰婦人亦苴絰也

敖云此謂婦人凡婦之有本者皆然斬衰之帶亦在

其中矣是時帶亦未絞但結其本以別于男子爾其首經亦皆與男子同婦人斬衰之帶所以不與其首經皆用苴麻者以其卒哭無變至祥乃除故聖人權其前後輕重之宜即於始死之時用牡麻為之而但以首經見斬衰之義也此所䙡者其在西房與

彤按主人絞帶衆主人布帶亦䙡于房

其實特豚四鬄去蹄兩胉脊肺

疏特豚又豚之小者故可不節折而合升于鼎四鬄

與兩胉對文是即謂肩髀為髣也

商祝布絞衾散衣祭服不倒美者在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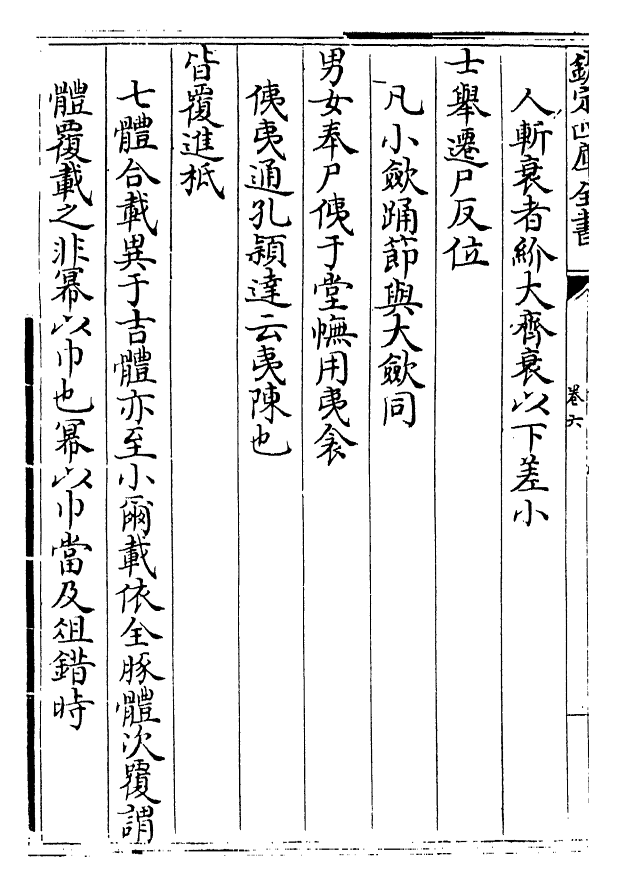
小歛衣十九稱盖不倒者九倒者十

主人髻髮袒衆主人免于房

此衆主人統齊衰以下者

婦人髽于室

男子髻髮免于房則婦人髽于室男子出婦人則亦帶麻于房急其事又使之别也此婦人統户外衆婦



人斬衰者紒大齊衰以下差小

士舉遷尸反位

凡小斂踊節與大斂同

男女奉尸俠于堂幠用夷衾

俠夷通孔穎達云夷陳也

皆覆進柢

七體合載異于吉體亦至小爾載依全豚體次覆謂

體覆載之非冪以巾也冪以巾當及俎錯時

奠者由重南東

巾之兼醴酒俎豆不言兼者巾非一重以南為後由重南而東如由足而西無事不敢出其前也疏云重主道神所馮依不知神之所為故奠者由重南東而

主人又踊也

絞紟衾二君襚祭服散衣庶襚凡三十稱紟不在算不必盡用

大斂横絞乃半小斂者務束衣之急如是而足也喪

大記云大斂祭服無算謂祭服皆用之然則散衣庶
襚有不用者矣

掘肂見衽

此衽謂横衽葢二衽俱出于坎

熬黍稷各二筐有魚腊

熬謂煎穀詃熬稍旁亦為神或于此馮依之豈所以
惑蚍蜉乎熬穀則香而可久不以牲殺于大小斂奠

魚鱄鮒九腊左胖

魚九兼用鱄腊胖又以左皆别于吉

祝徹盥于門外

此徹謂徹者即下經所云其餘也

商祝布絞紟衾

喪大記云鋪絞紟踊鋪衾踊鋪衣踊

士舉遷尸復位主人踊無算

喪大記云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紟踊此經踊

無算蓋包斂而言

主人馮如初主婦亦如之

皆如小歛

君若有賜焉則視歛

喪大記云君於士既殯而往為之賜大歛焉此士於君有師友之恩故賜之視歛也皮弁服錫衰皆首著

皮弁加絰喪服記曰朋友麻

朝夕哭不辟子卯

吉事闕焉王者所以傷舊君之亡哀親之死視傷舊

君之亡也甚矣故凶事不辟諸侯以下皆放此

婦人即位于堂南上哭

此婦人先哭者婦人在内近殯且以爲男子即外位之節

丈夫即位于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

丈夫謂親者與衆兄弟也

主人即位

主人位在丈夫之北少進不言衆主人者主人中兼之主人之即位獨後者辟門以之爲節也

婦人拊心不哭

敖曰見其悲哀而不敢哭也彤按暫止哭以俟主人之入門

兄弟皆即位如外位

此兄弟兼同姓異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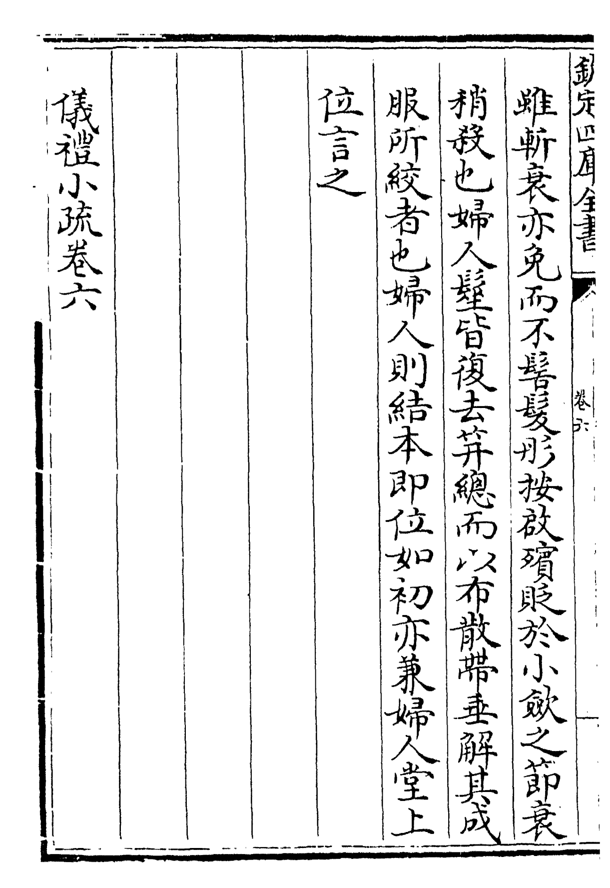
考降

敖曰某者柔日之名乙丑丁酉之類考成也近悔如葬而遇雨及他有不虞也彤按考降謂成幽宅而下棺

既夕禮

丈夫髽散帶垂

熊曰此經上句當云丈夫免婦人髽脫三字耳非互文相見也賈曰啟殯亦見尸柩故變同小斂之節但小斂之節斬衰男子括髮齊衰以下男子免此啟殯



雖斬衰亦免而不髻髮形按敔殯貶於小斂之節衰稍殺也婦人髽皆復去笄總而以布散帶垂解其成服所絞者也婦人則結本即位如初亦兼婦人堂上位言之

儀禮小疏卷六

儀禮小疏卷七

吳江沈彤撰

公食大夫禮

魚腊飪

注云食禮宜熟饗有腥者疏云樂記云大饗而俎腥魚鄭注云以腥魚為俎實不臑熟之是饗禮有腥也又左傳云王享有體薦宣十六年以饗禮用體薦則腥矣

故禮記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豚解者皆腥也按左傳杜注云享則半解其體而薦之半解其體謂用半體而以豚解之法解之葢四段而非七體又按禮記郊特牲疏云周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是郊祭天有熟也全烝即豚解合升之謂又士喪禮鼎實四鬄合升則豚解豈必皆腥乎賈亦有未盡者

賓升將飯公揖退于箱

此箱謂序外東箱覲禮記所云凡俟于東箱一也故

注云箱東夾之前俟事之處云東夾前此東夾前與士喪禮注東夾前不同則分夾之前半而當棟與楣之間矣近正堂故俟事于此為便謂之箱者形長方似箱耳又棟與楣之間謂之箱亦可謂之堂特牲云凡席兩敦在西堂注云西夾之前近南東疏云按爾雅注廂夾室前堂此西堂即西廂也至楣與扆之間可謂之堂不可謂之箱此經公退揖於箱為欲安賓而任賓食也若在楣與扆之間則居非其所賓何以安其不然也必矣

又朱子殿屋厦屋說云東序之東西序之西為夾亦謂之箱說文云廂廊也廊東西外也是廂亦夾之通稱春官肆師賈疏云夾室謂兩箱夾室萬充宗云爾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郭璞注云箱夾室前堂考燕禮小臣師立于東堂下士喪禮小斂奠饌于東堂下二禮皆行于寢是諸侯及士其寢皆有夾室前堂矣然則廟寢奚別乎萬之意蓋以爾雅之寢為正寢故以郭注為誤不知其寢為廟之寢而室亦非生人

之室也按邢昺疏云凡太室有夾室前堂者曰廟但有太室者曰寢引月令鄭注前廟後寢為證其說甚明故朱子及陳用之皆從之萬不察此而疑郭注之誤則誤矣

附左右異尚考

士冠禮筮于廟門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即位于門東西面有司如主人服即位于西方東面北上

主人位東而有司位西尚右也有司賓也凡賓位皆

在右

筮人執筴抽上韇兼執之進受命於主人宰自右少退贊命註筮人有司主三易者進前也自西方而前少儀曰贊幣自左詔辭自右疏地道尊右故贊命在右是以士之喪禮亦云命筮者在主人之右註云命尊者宜由右出特牲云宰自主人之左贊命不由右者為神求吉變故也士喪在右不在左者以其始死未忍異于生故在右也又士喪禮疏命尊者宜由右出對贊幣卑者在

左言也
宰自右贊命自主人之北也地道尊右本逸周書武順篇云天道尚左日月西移地道尚右水道東流日月西移謂自東而西左旋也水道東流謂自西而東右旋也東左屬陽陽天之本也故天道尚之西右屬陰陰地之本也故地道尚之南左亦屬陽北右亦屬陰諸本天道尚右地道尚左誤甚
敖氏集說凡卜筮于門者皆西面筮宅于兆南則北

面葢以西北隂方故鄉之以求諸神鬼也

筮人許諾右還即席坐西面卦者在左註東面受命右還北行就席䟽上文有司在西方東面主人在門東西面今從門西東面而主人之宰命之故知東面受命也主人在門外之東南席當門中故知右還北行乃得西面就席坐也

上文進受命于主人稍前耳仍在西方東面既受命則自西而東轉向北行就席也卦者在左卑于筮人

也此席北上

厥明夕為期于廟門之外主人立于門東兄弟在其南

少退西面北上有司皆如宿服立于西方東面北上

凡立于門外者東西面皆北上不以尚左尚右為義

北上亦地道也

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執以待于西坫南南面東上

賓升則東面註坫在堂角

東上亦尚左也陳氏禮書南面而東上及東面則北

上矣不言者可知也

主人玄端爵韠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畢袗玄立于洗東西面北上注位在洗東退于主人

凡立于堂下者亦東西面皆北上與門外同

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賔苔拜註左東也出以東為左入以東為右疏據主人在東今改正（改作西誤） 出則以西為右入以西為左也

凡主人出入皆在門東不據身之左右

贊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

朱子曰贊者西面則負東墉而在將冠者之東矣

敖氏集說房中南上賓位也特牲饋食內賓東面于西墉下亦南上是也彤謂凡立于房中者東西面皆南上不以尚左尚右為義南上亦天道也

主人之贊者筵于東少北西面註東序主人位也適子冠于阼少北辟主人

敖氏集說此席南上彤謂以此云少北下云南端知

之曲禮曰席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本據室中言堂

上亦然

贊者奠纚笄櫛于筵南端

敖云奠于筵南端以將冠者升降由下也

筵于戶西南面

敖氏集說戶西即戶牖之間客位也此席東上彤按

昏禮贊醴婦席于戶牖間與此筵同曲禮席南鄉北

鄉以西方為上專據室內言堂上不然敖說皆是

筵末坐啐醴建柶興降筵坐

敖曰筵末席之西端也降筵坐于筵西也

士昏禮主人筵于户西西上右几註筵為神布席也户西者尊處席西上右設几神不統于人席有首尾疏户西是賓客之位故為尊處必以西為客位者地道尊右故也神不統于人者案鄉射燕禮之等設席皆東上是統于人今以神尊取地道尊右之義不統于人也

敖氏集説右几席南面几在席西端也席西上右几

變於生人也神位於室則居主位於堂則居客位凡受禮于廟而於户牖之間行禮者必設神位于客位示有所尊且敬其事也

主人徹几改筵東上註徹几改筵者鄉為神今為人疏經云東上者統於主人註以為神則西上為人則東上不同故辨之

女次純衣纁袡立于房中南面姆纚笄宵衣在其右註姆在女右當詔以婦禮疏案禮記少儀云贊幣自左詔

辭自右地道尊右之意故姆在女右也

媵布席于奥夫入于室即席婦尊西南面媵御沃盥交

疏婦在尊西未設席壻既為主東面須設饌訖乃設對席揖即對席為前後至之便故也後疏云夫饌南上婦饌北上

乜者逆退復位于門東北面西上

御布對席御衽于奥媵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止註衽卧席也婦人稱夫曰良止足也疏前布同牢席夫在西婦在東今乃夫東婦在西易處者前者示陰陽交會有

漸故男西女東今取陽往就陰故男女各於其方

敖曰夫東婦西者變于坐席也

質明賛見婦于舅姑席于阼舅即席席于房外南面姑即席註房外房户外之西疏鄭以舅在阼阼當房户之東若姑在房户之東即當舅之北南面向之不便又見下記云父醴女而俟迎者母南面于户外女出于母左以母在房户西故得女出于母左是以知此房外亦房户外之西也賛禮婦席于户牖閒註室户西牖東南面

位疏知者賓客位於此是以禮子禮婦皆於此尊之故
也
凡室中之席皆南上葅又在醢北
敖氏集說與室中西牖下少南也布席東面北上宜
變于神席也
葅醢在醬北葅又在醢北南上也敖以此知壻席之
北上
敖曰特牲饋食記曰私臣門東北面西上

敖曰對席婦席也經于婦之菹醢云北上則此對席南上矣凡設豆於主人之席前者其所上率與席之所上相變此禮於少牢下篇見之未設而布壻席已設乃布婦席示尊卑之義也此于壻席為少北不正相鄉特取其一東一西故云對耳

敖曰阼席亦西面凡設席其在東者則西面在西者則東面南北放此經或不見者可知也

舅姑入于室婦盥饋特豚合升側載無魚腊無稷並南

上其他如娶女禮註側載者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異尊卑並南上者舅姑共席于奥其饌各以南爲上疏周人尚右故知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也敎曰南上之文主于葅醢𥁋特舉此以見舅姑之皆東面且明席之北上也席北上則舅在北姑在南矣姑不別席于北方者辟婦之位也

卒食一酳無從

席于北牖下婦徹設席前如初西上婦餕疏言西上者

亦以右為上也

敖曰酳舅于席前之南姑于席前之北皆西面其拜亦在户西北面也舅姑亦皆荅拜于其席

敖此席當在尊西而東上席于北墉下

敖此所設者皆如餕之設但易處則所上之面位不同之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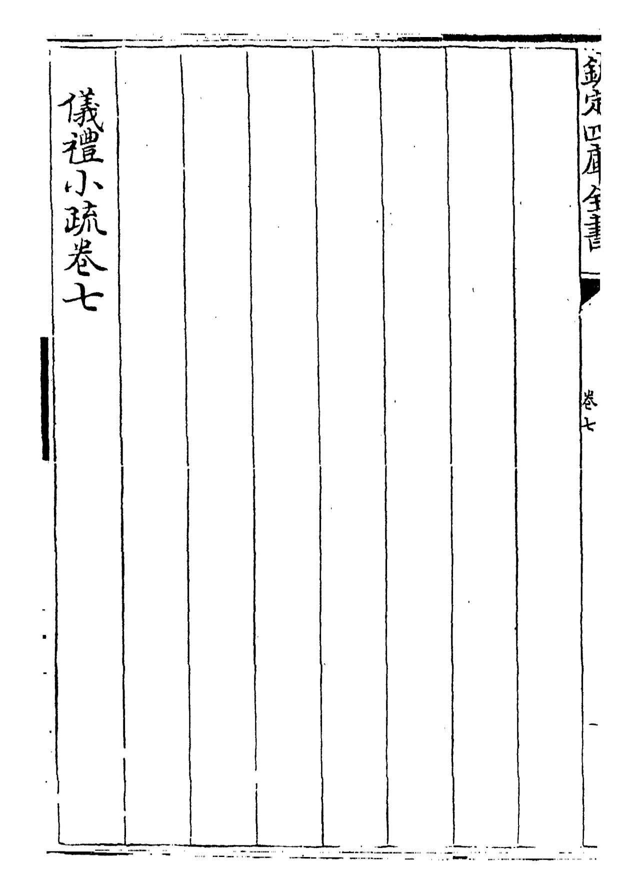
姑酳之婦拜受姑拜送

敖曰婦拜于席南面姑亦拜于西墉下東西之位也

席于廟奥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註廟考妣之廟北方墉下

敖曰右几見席南上也凡設几例在席之上端舅席東面西南上姑席南面其西上與生人室中之席東面者北上南面者東上鬼神則變之

形按室中之席東面者南上南面者西上人鬼同



儀禮小疏卷七